

1936 年

第 1 卷第 1-2 期

小譯叢 譯生號目次

大使——安卡利茄·炯麗娜

美國果爾德著

蘇蒙的親善

莫斯科新聞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

卡爾雷德克著

蘇聯一九三六年的重工業

莫斯科新聞

小 國 際

法庭上的特寫——

小 研 究

擁護新寫實主義

日本川口浩著

法西斯主義成功後所給予大眾的是什麼

蘇聯絡密利·葉夫著

大 地 的 動

柏林社會主義陳列所

英國菲錫爾著

一位海爾斯戰士的來信

美國 New Masses

烏克蘭革命詩人的七十年祭

Moscow NEW

補白二則

少女

高爾基原著

克拉琳坡爾特

法國羅曼羅蘭原著

鋪道小石的旅行

俄國特持尼可夫原作

自由之歌

普式庚

警告

德國海涅原作

給你

惠特曼原作

草堆

ALEXV.K. TOIStOY 著

小 藝 園

大使

安卡利茄·炯麗娜

美國果爾德原作
陳澤楷譯



綺麗的墨西哥，失了愛國的墨西哥啊！那個叛逆者奇勵不是曾經這樣說過的：「要是墨西哥的革命有一個背叛的時候，整個人們將會爲着他們的職業，很憤慨而勇敢地往前勵進。」

勇敢地，活生生的墨西哥！你使大地動顛了過百的次數，像會爲反動者所謀殺了的非律，卡利諾和恩密爾安洛，乍柏打等最優秀的領導者在純朴的，迷誘的，朦朧之中，它是爲着大自然的人類，終於產生了，墨西哥的革命是爲了大地，爲了自由，它自一九一〇年開始以來，是沒有失敗過的，而今年在墨西哥的蔚藍的天空，却被一羣抄竊的大鵬——法西斯來沾污了這天空，就給人民帶來了一種新新的威力的洪水。

它已經招來了聯合戰線的形式——這種不可思議的武裝世界現示着德謨克拉西已到了她臨終的時候了。這聯合戰線已經掃淨了墨西哥，好像也聯合了法國，西班牙，奧地利和其他各國了，它已連繫了每個政治團體，而忠心於墨西哥人民，使得法西斯帝國的陣營裏多了一個「攪亂」。這樣墨西哥聯合戰線，才送出

了第一任駐美大使，她就是安卡利茄·炯麗娜，她本是一個印刷貿易所裏的職工同盟員，現駐在紐約正爲着提高墨西哥工人的工資及消滅重壓，使墨西哥的聯合戰線屬於大眾所有的實現，這位強健活潑的二十四歲的女郎，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語，她雖然不會住在美國，但一個大使是有人性的，這榮耀終於放射到炯麗娜女士身上了。她有的是一副又藍又黑的印第安人的頭髮，深沈的炭一般烏黑的眼珠，一副金光閃閃的新鮮野玫瑰的臉容，正配做一位新委任的墨西哥青年。

不錯，那才是一個新新的時代；已有人可信賴了，繼續着馬鐵諾在一九一〇年所開始的工作，完成這最後的革命。「這個聯合戰線，是常常給與德謨克拉西幾聲恫嚇。這就是墨西哥應有的工作嗎？」

「是啊！」她的回聲，「不消說，在過去是應該暫時屈服；因爲雇主和地主已經很殘酷地斷絕了工資，接着就產生了一場鬥爭的波濤，又復一場鐵壓的波浪，引起地主和資本家組織了法西斯

小譯叢

誕生號目次

大使——安卡利茄·婀娜

美國果爾德著

蘇蒙的親善

莫斯科新聞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

卡爾雷德克著

蘇聯一九三六年的重工業

莫斯科新聞

小 國 際

法庭上的特寫——

擁護新寫實主義

日本川口浩著

法西斯主義成功後所給予大眾的是什麼

蘇聯絡密利·葉夫著

小 研 究

大 地 的 動

柏林社會主義陳列所

英國菲錫爾著

一位海爾斯戰士的來信

美國 New Masses

烏克蘭革命詩人的七十年祭

Moscow News

補白二則

少女

高爾基原著

克拉琳坡爾特

法國羅曼羅蘭原著

鋪道小石的旅行

俄國特持尼可夫原作

自由之歌

普式庚

警告

德國海涅原作

給你

惠特曼原作

草堆

ALEXV.K. TOLSTOY 著

小 藝 園

大使

安卡利茄·炯麗娜

美國果爾德原作
陳澤概譯



綺麗的墨西哥，失了樂園的墨西哥啊！那個叛逆者奇勵不是曾經這樣說過的：『要是墨西哥的革命有一個背叛的時候，整個人們將會爲着他們的職業，很憤慨而勇敢地往前勵進！』

勇敢地，活生生的墨西哥！你使大地動顛了過百的次數，像會爲反動者所謀殺了的非律，卡利諾和恩密爾安洛，乍柏打等最優秀的領導者！在純朴的，迷誘的，朦朧之中，它是爲着大自然的人類，終於甦生了，墨西哥的革命是爲了大地，爲了自由，它自一九一〇年開始以來，是沒有失敗過的，而今年在墨西哥的蔚藍的天空，却被一羣抄竊的大鵬——法西斯來沾污了這天空，就給人民帶來了一種斬新的威力的洪水。

它已經招來了聯合戰線的形式——這種不可思議的武裝世界現示着德謨克拉西已到了牠臨終的時候了。這聯合戰線已經掃淨了墨西哥，好像也聯合了法國，西班牙，奧地利和其他各國了，它已連繫了每個政治團體，而忠心於墨西哥人民，使得法西斯帝國的陣營裏多了一個『擾亂』。這樣墨西哥聯合戰線，才送出

了第一任駐美大使，她就是安卡利茄·炯麗娜，她本是一個印刷貿易所裏的職工同盟員，現駐在紐約正爲着提高墨西哥工人的工資及消滅重壓，使墨西哥的聯合戰線屬於大眾所有的實現，這位強健活潑的二十四歲的女郎，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語，她雖然不會住在美國，但一個大使是有人性的，這榮耀終於放射到炯麗娜女士身上了。她有的是一副又藍又黑的印第安人的頭髮，深沈的炭一般烏黑的眼珠，一副金光閃閃的新鮮野玫瑰的臉容，正配做一位新委任的墨西哥青年。

不錯，那才是一個斬新的時代；已有人可信賴了，繼續着馬鐵諾在一九一〇年所開始的工作，完成這最後的革命。『這個聯合戰線，是常常給與德謨克拉西幾聲恫嚇。這就是墨西哥應有的工作嗎？』

「是啊！」她的回聲，「不消說，在過去是應該暫時屈服；因爲雇主和地主已經很殘酷地斷絕了工資，接着就產生了一場鬥爭的波濤，又復一場鎮壓的波浪，引起地主和資本家組織了法西斯

黨，叫做金衫黨，開始侵掠工人集團，又殺害了我們的一些同志，當地軍人和巡警，都跟他們同道，使得勞動者們漸漸地警慌起來，我們明白了這種經常的口號，就是使希脫拉主義高漲，正是在去年十一月醞釀的至高點，這位墨西哥的會擁有名望的強健的前任總統苛勵也離開故鄉出來了，他最初的宣佈是實現謀反工人的鬥爭，因為鬥爭是殘忍的鎮壓的反映，他為減低工資辯護，他說：那是需要的，因為那才是為墨西哥的工業建設。但是我們很明白的，墨西哥的工業建設並非這樣容易就談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工業都是操縱在外國人的手裏，那就像用了一千兆金圓來打扮墨西哥而用其三分之二來建築街道跟城牆一樣。苛勵的鬥爭顯明地是爲了這些外國的榨取者，這就是他們的經濟侵略，而他想做他們的保護者，豈不就是謀殺大眾的墨西哥之子！

「所有的背叛者們，地主，外國的各財團，巨富的基督教主都擁護着苛勵，已經公開地傳出來了，一個反革命者，及法西斯獨裁者便屬於苛勵了，由各個政治立場的二十幾萬墨西哥工人，組織了一個大會，都認爲苛勵是墨西哥民衆的叛逆者，他們力求驅逐他，及破壞這法西斯的隊伍，這就是聯合戰線第一次的表現，而繼續不斷地幹下去，至到所有的權利歸於我國人爲止，開頭是由工人團體領導，可是現在有了農人同盟，教職員聯合會，專門職業者，有思想者，小商人的每個進步的團體，在墨西哥裏都緊緊地攜手

了，他們都熱誠地注意在聯合戰線上了。」

「在美國是極多擾亂和平者！」我忠告婀娜女士，「究竟墨西哥窘迫了基督教徒，那是真的話嗎？」

「那是謠傳吧了！」婀娜忿然地應道：「我早知道，這是誰主催的傳教會，他們的會所就在阿斯密的帝國大樓，(ATL Smith Empire Building) 阿斯密和自由聯盟便是裏面最重要的保證人，我們不窘迫基督教徒，我們怎能夠許可百萬的農人和工人仍舊盡忠於基督教會，而是聯合戰線裏的肢體呢？」

苛勵是極有他的陰謀的，他曾一度封閉教會，而被教主們所痛擊過的，現在又是他們的擁護者，一個法西斯蒂的統治者，他變成了一個百萬富翁而離開了革命的反動者，他們找到他以為就能夠與他們合作來反對一般前進者。

反對卡藤納斯並不是基督教徒所捏造出來的口號，他在前年曾使農民們能夠增加了許多土地，還是超過在革命前廿四年所領到的，卡藤納斯曾經建立了合理的職工同盟的條件，並使極微的工資增高，要是這些基督教主想把這些利益抹煞掉，他們就會發覺了他們自己的教徒會自動地離棄他們的，這並非傳教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和經濟的問題，比如我就是你們美國的基督教工人，我也不會隨從阿斯密而加入破壞鬥爭的自由聯盟，這樣一來我以為他們一定會知道他是出賣墨西哥，並不是爲着傳

教，而是來破壞勞工組織的。「這一切，我們所要求的是一個基督教主的反叛黨徒，能夠停止這法西斯的偽宣傳，在墨西哥是不會有人來窘迫那些上教堂的人，只有這些政治的反叛者才為我們所痛擊的。一個教會的本來面目便是傾向於貪婪與獨裁的嗎？一個法西斯蒂能夠做木匠的教師嗎？基督教徒的嗎？」阿麗娜女士，「容我對你說：『在美國有成千成萬的教會裏的人，他們也睜開了眼睛在看着這虛偽的牧師，學者們，大臣們都崇拜着錢財的。他們會幫助我們，反抗這龐大的鎮壓墨西哥人民，反對有陰謀的聯盟的巨富們，他們利用教會來做他們的傀儡的。』」

蘇蒙的親善

蕭君譯

「我是會注意這個的！」這青年的大使代表墨西哥人民微笑地說道：「告訴你們的人民，我們每天每天都要添設着數百間新的學校，告訴他們最後我們還要把土地歸還給飢餓線上的農民們，告訴他們，我們所有的教師們，藝術家，醫生們，著作家，將要都排列在大眾的隊伍裏。告訴他們，我們就有一個進步的政府；除了墨西哥從自由聯盟中爭得了真正的自由，你們自己綺麗的國家也難以有自由的一天，我們有的是同樣的敵人，我們是有同樣的一個新的世界在前面展開着！讓我們去戰勝它！」

（譯自新羣衆雜誌）

「若日本果真冒險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蓄意破壞其獨立，則吾人不得一出而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李維諾夫之副員史托

曼耶柯夫新近曾以此意知會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並聲明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友誼，自一九二一年至今未曾稍變。吾人將繼續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與一九二一年援助其獨立時無異。」

以上所錄言論，是史達林對美國斯克里撥霍華德新聞社總

裁霍華德氏所發表的談話。在這言論的後面，站着蘇聯和她那一萬萬七千萬大眾的成脅世界的權力，成功了一篇對窮兵黷武的正在夢想着掠奪蒙古，準備進攻蘇聯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軍閥的強有力底答詞——警告。結果便引起日本國內輿論評擊政府對蒙古冒險的必歸失敗。（其實是日本軍閥迫着政府去經營這種買賣）所以史達林的談話，是爲着偉大的世界和平而說的。

一九二一年事件的重估

史達林於引證一九二一年的事件時，曾說及蒙古人民反抗其壓迫者以求得民族的獨立的英勇鬥爭時代，在這些壓迫者的幕後，站着的實在是日本帝國主義，那時候牠正轉着要搶掠這所謂「外蒙古」的領域的念頭，實際上牠的勢力早已開始潛入內蒙了。一九一九年時，把持北京政府的北洋軍閥和政客，業已將其自身出賣於日本，因而便奉了主子的諭令，使名為「小徐」的軍閥率師征伐外蒙，日本軍閥也乘機帶了封建貴族和高利貸者組織成的隊伍，盤據外蒙各地，結果便激成了解放運動的原動力。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也曾找到更合用的方法，想利用白衛軍中的烏恩罕，（謝米諾夫這一類的人）烏恩罕便因此而得到日本的實力援助，軍火和給養的接濟，成為日本軍閥的忠誠的僕人。烏恩罕的第一步工作是要把蒙古改為抵抗蘇聯的緩衝地，他自然是立定了這個宗旨，但並沒有成功，整個蒙古民族都起來反抗他。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的力量，在一九二一年便組織成功，是得到赤衛軍的援助。在一九二一年，蘇蒙聯盟軍把烏恩罕所指揮的白衛軍擊散了，七月的時候，烏爾加，現在的烏倫巴托，外蒙政府的首都，就在那個時候得到真正的解放，到了八月，烏恩罕便已成擒，以後直到十一月，外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才能掃盡采邑的封建制

度，打破喇嘛教皇的城堡，和蘇聯訂立協約。跟據該項協約，昔日沙皇政府和清庭關於蒙古所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利益與特權，通通都宣告廢除；正常關係的建築，是以平等和協助為基礎；此兩國間不許任一國在他國國境內有侵害該國主權的組織之活動或集體行動的工作，因此，存在於外蒙人民政府與蘇聯間的永恆的友誼關係，是從創造新政府的基礎時便已開始。

日本的一貫侵略野心

日本帝國主義對蒙古的初次侵略雖然受了挫折，但並不願意就此抑制侵略的野心。掠奪了滿洲之後，在一九三一——三二年間，他們便開始去進行這種目的的實現。第一步企圖再次侵略內蒙古，同時也就計劃了對外蒙政府的新陰謀。就說前幾年，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漸漸的公開了挑戰的襲擊，一九三五年的正月，日本的偽滿軍隊於外蒙境內的布爾諾湖區邊境越境挑戰，掠去沿湖一帶草原，宣稱該地帶屬於偽滿。可是跟據地圖上所劃定的國界，即使是將日本國內的地圖拿來查勘，也可以看出該地帶是外蒙的一部。到一九三五年六月，此間又發生挑戰行為。

偽滿與外蒙在滿州里車站的會議，其目的純然是集議解決

此種不幸事變的有效方法，但日方處處迴避談判解決邊界的問題，甚且提出有如良的美敦書的照會，宣稱此後奉有日方軍事使命之「團體」得自由出入至外蒙首都與外蒙境內各地，（這等

組織，一如在華北進行順利的日方各團體（換言之：日本不外想在外蒙境內創立各種經營的基礎，文化機關，牽制的行爲，政治的陰謀和進一步的軍事侵略的準備。

當外蒙方面表示拒絕該項照會時，日帝國主義便公然撕開他的本來面目，宣告會議終結，接着便重新發生了大批挑戰的侵略行動的案牘。有時是由日本坦克車隊掩護下的大規模的襲擊，外蒙的邊防軍當然是迎頭痛擊。但此等類於瘋狂的，爲日本軍閥和法西斯主義者所構成的戰役，以後必然的更爲嚴重。關於這個，日本國內的消息已經證明了，可知實則等於冒險的大規模的侵略，此後勢必層出不窮。

日本法西斯主義甚至會毫不掩飾它的企圖地蔑視外蒙政府。

這個可以回溯到一九二七年田中在他的備忘錄中的警語：「爲了要囊括中國，我們得先去掠奪滿洲和外蒙。」在下述的著作中，作者荒木陸相的「日本之使命爲創一新紀元」已爲日本軍閥中的法西斯主義者擬一進行掠奪之大綱，中有「日本不能認許關係複雜之國家存在，有如外蒙，該國直接與日本勢力區域接境，外蒙應爲吾東亞之外蒙（即爲日本）無論任誰敵人之與「帝國意念」之發展處於相對地位者，謀必使之覆滅。」即以新近所發表的言論去說，吉村在他的肢解中國的綱領中列有：「組織滿洲之獨立政府而後，吾人目前唯一重要之工作，即爲建立一外蒙

獨立政府，此後日本進一步之工作，需着重於領導蒙古，新疆，西藏與印度之獨立。」據日本「Miyako」新聞消息，日人在華北以強力組織的聲名昭彰的「冀察防共委員會」曾聲明其急待進行之工作爲掠奪，若以日本帝國主義自身言之，便是「解放」外蒙政府。在日本帝國主義蠶食政策的後面底目的究竟是什麼？當然，它像瘋了一般的要攫奪外蒙古的市場，爲自己的商品安排一絕對壟斷的場所，使國內工業獲得豐富的資源的給養。（木材與礦產）利用皇公與喇嘛的封建勢力去壓榨游牧民族的勞動。荒木作品中底另一節：

不過是次要的目的。

「吾輩中竟有滿足於使滿洲與蒙古在經濟原則上轉化爲日本之殖民地者，此實白癡者之高論，乃不顧業已迫臨之危機與緊急之重點。實則日本在滿洲與蒙古之經濟的發展爲一長時期之開拓，乃一次要之目的，而大陸之積極征進，則爲一彌補日本之急需之正當途徑，亦即拯救東方，拯救世界之道，吾人誓必振臂高呼，使國人皆英勇堅決，共赴此艱。」證實此種言論的事實是：日本對蒙古的擴展計劃與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及向其他各方面的發展計劃皆有密切之關係；重要而顯著的便是對蘇聯進攻的準備。蒙古的被掠奪，足以使中國隔離大陸其他各地而致孤立，正如日本的海軍與外交政策之欲使中國與海外各地絕緣一樣。蒙古掠

取之後，日人將築成一資源的新根據地，並藉它來應付來日在太平洋中的戰爭，在這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裏，原料的來源正是決定日本帝國主義的生死命運的重要問題。

然而最主要的事實還是掠奪蒙古的計劃是與無限制的陰謀俱長；企圖襲擊蘇聯的腰脅底左右兩翼，截斷長距離的蔓延在外蒙邊境上的貫通全部西伯利亞的鐵道。這種進攻的目的底條件，便是可以使這位前衛者獲得無上的榮譽；外蒙在戰略的關係

上被認為「進攻」的根據地，這是早已顯著的事。

外蒙的受到侵掠，日本帝國主義無疑的是希望能夠強迫蘇聯對於在這陰沉與廣袤的國度裏發生的侵掠行為只有準備與容忍，爲着了要維護外蒙與維持蘇聯自身在遠東的安全。要是蘇聯真的仍然是只注意日本侵掠蒙古的表面事態，像日人自身的希望底謬誤一條，那麼，也許日本法西斯主義與軍閥可以成功。倘若真的如此，他們的希望，便不只是幻想了。（譯自莫斯科新聞）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

卜爾雷德克著
 洵譯

顯赫的希特拉所宣佈的，德國法西斯主義要在四年內完成牠的計劃的期限底結束日子又快要來臨了。牠答應爲羣衆帶來麵包與工作，但是三個年頭是靜靜的溜過去。四月裏，總選舉是拯攬在叫做「信任議會」的手裏它是剛剛代替了老牌的工商業組合聯合大會委員會而興的。法西斯主義者一瞻顧到這黯淡的前途

便重重的擔憂着了，在去年的選舉裏，他們的慘敗足以殘害了他們的自尊心，這甚至於使他們不敢公佈選舉的結果。對於這一次

選舉，爲的要預防真會再來一次新穎的失敗，他們宣佈了：站在「信任議會」這一個場合上的大選，是不會反映出勞働階級對法西斯蒂政府的態度，而只能表現出勞働階級對這一擬定計劃的是何種意見。

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對這幾次選舉運動的恐懼心理，是具有很充份的理由的。他們覺察到新近在失業者的數目上的突增，生活水準的突漲和日加緊張的糧食問題，這些不獨不能怎樣使他們

好轉，而且還引起勞動羣衆的憤懣情緒。因此，爲了要使選舉可以擱置經年，爲了要宣佈大選的主持者是屬於維護德國民族的納粹黨，他們便利用了狂妄地爆發了的佔領萊茵區這非常事變，他們甚至會把德國對於凡爾賽和約和對於羅加諾公約所應採的態度，羣衆對於法西主義統治德國的政策意見等，都付給選民去「公決」。

國內情勢惡劣

撕毀羅加諾公約和派兵進佔萊茵非武裝地帶的決議，這無疑的使國內情勢愈加惡化，此外還招致了法西斯蒂制度下的經濟上的矛盾底日形尖銳化，這都是異常明顯的事。齊齊爾（W. H. J. See Churchill）幾天前曾爲這經濟政策實施以後的效果寫了一篇著述，他說希特拉只能在他自己所呼喚來的國內的巨災或國外的禍中，二者擇一。

* * *

德國法西主義一臨到實力的行動時將會採取那一種戰略？

因爲失業人數的增加是啓示了德國國內革命情勢的開展，只要能儘量的減少失業者的數目，他們是願意付出任何代價的。希特拉選擇了最簡單的方法去解決這一難題，他要德國大衆預備戰爭。所以，總括起來，他那經濟計劃的全部便是一張定單：加緊武裝；全國槍枝；坦克車；機關槍；來福槍；毒氣；軍用汽車；一切軍需品……

等等；軍火商人奉了政府的命令，加緊製造這一切。同時，興築軍用汽車公路來彌補鐵路的不足，盡可能的使它能夠在最短時間裏運輸巨額的軍隊。此外如航空軍站，秘密飛行場，新兵營等，也在開始興築中。因此，從這一方面說來，對於那早已消沉的重整軍備計劃，德國政府目前不獨是在儘可能的使它成爲公開的事實，同時還積極去設計一個新的。於是失業人數便開始驟降了。

失業狀況的調整

德國法西主義者正在誇耀失業人數的減少，（已從六百萬退減至二百五十萬）但他們簡直是在撒謊。這是明晰不過的事實，剝奪了二百五十萬失業工人的保證金以後，再從工廠裏斥退了已婚的婦人，所以這叫做官方的統計的東西是不能信重的。在德國，不是像這些統計表所羅列的失業者只有二百五十萬人，而最少是四百万人。法西主義的預備下這一份虛偽的表冊，爲的不獨是想欺蒙國外的世界，最終目的還是爲着國內的不安與亂動。工人們由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裏，都明白自己廠裏面的事態，但卻想不出普遍於每一個國度間的不景究竟是什麼緣故。於是這虛偽的表冊便打算使他相信雖然自己的生活是艱苦，但事物總會在一一般的情況之下轉佳，失業使將從此以消滅。

法西主義並未排除失業的威脅。比這更厲害的，法西主義用來和失業格鬥的方法竟不獨是引起了經濟的膨脹，還有引起戰

爭的危險。所以，有如週期性的輪迴，法西斯主義必然的將被推下不拔的深淵。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人只有在由他們的勞働力生產商品，而這種商品又能為其自身招徠消費者和產生利潤這一條件之下才能找到工作。勞働者的購買力在不景的時代底開始之前便已為資本家所劫奪，被猛烈的削弱。勞働階級購買力底涓滴來源使都市小資產階級購買力必然的衰退。比如零售商，商人，店員，手工業工人，公務人員等等，他們的生活都是基礎于勞働階級羣衆的身上的。

但是倘若這個城市，或者是一處村鎮都不是基礎于交換商品這一關係之上，而牠的墮于不安與動亂，只是因為都市的影響着農村的經濟形態。其實這種工業的發展並不是供給這廣大的消費者之羣，因此，這種發展不過是法西斯主義的意趣，為輕工業的前提的機器工業，它所發展的前途，也是漫無目標。至於重工業，採礦工業中礦石的和冶金的，頒佈擴充軍備的法西斯蒂政府發明了特殊的替換形式，於是我們便可以見到消費者的商品的生產量的增加是如何的緩慢，而鋼和鐵的生產量是如何可驚的增加着。

然而這生產鋼和鐵的工業底前途究竟在那兒？他們是否將出現而為曳引機或一體來拯救德國的農業？不是，兩者都不是。

他們是否將使用這鋼和鐵來完成機器的製造，或者使它們成為人類勞働的工具？不是，這都不是。法西斯主義的所以要使工業生產復榮，為的是要建營他們的輻重營。但這「單獨的」經濟政策將把法西斯主義導上一處嚴重的場面。

像德國這樣的一個國家，法西斯主義希圖在那兒壓榨出令人驚異的財源，（德國的軍備預算約值二十兆馬克）只有使她一天天地淪於貧乏與枯瘠。為着要實現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五年計劃，蘇聯也不惜投下鉅額的財源，然而蘇聯的生產目的，不是為着軍備而是純粹的為着正當的生產而生產，為着要增加消費者的商品而生產。物產的價值是來源於這個國土便應當歸還它，此外還應當使它富裕，領導它，使它的羣衆每天都不斷地好轉。因此，困苦的年頭一過去，我們便以一種非常的速率工業化了我們的國家，直到現在，我們便可以體驗到，可以實踐到「大家都要好好的過活」這個口號了，從每天的進步底積聚，我們快要實現我們的口號了。

日加惡劣的現況

德國法西斯主義者要由德國人民大眾身上壓榨出巨量的財源，目的只在擴充軍備，以此國家是更加窮困了，現在已經向着毀滅的道路上狂跑，這個，就是從德國官方的表冊上也可以看得出來，無論他們是如何的企圖掩飾現實。在危機開始的前一年，一千

八百萬的德國勞働者和職工的收入總數達四四·五七兆馬克。到一九三二年，當法西斯主義的曲度已達到最低點的時候，失業工人的數目便相對地極度的高漲，勞働者和職工的收入只有二六兆馬克。一九三五年再漲到三一·七六兆馬克，這個時期便見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據國家財政局所頒佈的一九三六年度の預算看來，那上面已充份的意味到生活程度的極端高漲了。稅收的增加和鉅額工資的扣減等等整個勞働階級和職工的收入的增加不是五兆兆而是半數的二千五百兆，因此，這收入不是百分之二十二而是百分之十一。然而同時，到工人的數目底增加是百分之三十五的時候，勞働者個人的收入便退減了。百分之五十五的德國勞働者每週的工資是少於二十四馬克的。

法西斯主義不獨不能消滅失業的威脅，牠還使在業的人們的地位陷於更惡劣的境地。德國勞働者們受僱於軍火生產工業，默然的忍受着高程度的生活，生活是比他們往日所過的還要惡劣。脂肪，雞蛋，牛奶和肉類的價格是超過勞働階級羣衆袋中所有的半數以上。

但是也許農人們作如這一種增加的結果一樣地，在這種病態的價值上獲得一點什麼？美滿的解說已由英國的「經濟學者」答覆出來了，指出了大部的燕麥底耘植者在單獨的地行着利潤的生產，當時的農民只能爲自己招惹了原有地位的失落。

有時大地主會利用法西斯蒂政治機關去努力壓迫他的勤勞者羣，但當法西斯蒂政府幾乎是善意而不論價值地惠贈勤勞者羣於大地主和富農的時候小農和中農便是這直接而簡易的開拓底犧牲品。廣大的農民羣衆不滿法西斯主義統治的情緒，已經是一天一天的增高了。

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不獨未有改善勞働階級，農民和職工的境遇於萬一，反而使他們低陷，繼續着可怕的低陷。這種政策同時是一種財政的，因之也是經濟的崩潰的信號。

財政的重壓

法西斯主義究竟從那兒切實的獲得擴充軍備的財源呢？

不是，但也當然是，由於富人的賦稅，或者從他們的收入裏擄奪了一部份——法西斯主義的強盛是倚藉大資本家和地主們的援助，於是便得受命去保護他們的利益。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已接受，繼續接受鉅額的債券，在銀行界的安全，各商業組合的保險這類托辭之下去掠奪金錢，利用全國銀行的財源去實現它那擴充軍備的計劃，再者，便是強用失業者，殘廢者的撫恤基金這一條路。因此，爲德國的經濟的獨裁者斯莎德先生所作成的奇蹟便顯見得是無裨于事了。而這種奇蹟在一次災害裏也將見消滅，只要有一點什麼會傷害了這投資者羣的自信心。

三月十三日，前衛報跟據法西斯主義出版物的口吻，發表了很

多關於攫奪萊茵區的文章，引起了德國人民的極度興奮，同時也震驚了政府，害怕投資者會要求清算銀行，收回存款。因而政府便在三月九日那天嚴令各銀行，只許向存款者付出一百馬克以下的數目。但在近日，這數目已一再跌為五十馬克了。

這便是足以使國際地位多少轉於穩固，結束這切用的巧策的意思。斯莎德也因這個目的而利用國家銀行的債券來統制工業。

走上毀滅的道路

要是把這些事件都分開來看，但也只能使人更加窒息地預感災禍的來臨。德國的財政體系已在走上毀滅的路途了。從國人身上壓榨出來的金錢並未以新的生產的形式，新的生產手段，新的生產等等來歸還國人。有如必然的結果一樣，德國也在日瀕窮困，甚至已抵不能支持不斷增加的軍費和各行政機關的開支的地步。在歐洲正風傳着德國政府將貶低到期馬克的價值的謠言。這便是要公開地去劫掠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和有德國存款的存戶們。這個，可以援引一個愚昧的證券交易場的工具——*Neuro*

Zuricher Zeitung——三月十二日在柏林的報告：「謠言仍繼續

風傳馬克的貶低——據公告將貶至三分之一——其實這是早已決定的事。政府已決定成立一絕對的準則。但卻充份的抵觸國社黨昔日的諾言。可見這些諾言只不過是爲着要獲得一次大選的

勝利吧了。」

要知道發表這言論的 *Zurich* 報，是和德國工業界有相當聯繫的報紙。那麼，倘若這言論是正確的，牠便只有在攫奪萊茵這一句下加上冗長的說明了。法西斯蒂政府極望能煽起一般庸俗的溺於生活的人們的愛國狂的情緒，尤其是那些逐漸不滿于高程度的現生活的動搖份子。據法西斯主義的估計，只要他們那乞援于愛國主義的投票成功，他們決定了如下的公告：「你們固然是贊助了我們的政策，但卻沒有全部的贊助，因為我們的四圍是幢幢的危險的黑影，所以我們一定得把自己武裝起來，就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新的錢財，也就因為這樣，我們才貶低馬克的價值。」

舊式的武器

立於擴充軍備這一原則上的「對抗失業潮」的政策，自然是得到另一種結果。不獨不能增強牠的經濟力量，反而只是使它存積在倉庫裏而致於日加陳腐。

每日都爲軍事技術帶來新穎的發明。德意志，在經濟消耗底極限之下，在這個地位上，可以證出她是不能重整昔日的軍備。雖然法西斯主義已經長久的把這個來當作唯一的目的。這便是說她還要進行戰爭。因此，外國的批評家們，意味到逐漸成長的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困難時，便不期而然的驚訝起來：「這些困難究竟會不

會鼓勵希特拉先生加緊去使戰爭爆發呢？」

希特拉先生曾發誓他不需要戰爭，但是那些跟蹤在德國的外交政策尾巴後面的人們都不相信希特拉先生的話。法西斯主義

在預備戰爭。萊茵區的擄奪是走向戰爭的路上去的一個嶄新的動態。德國法西斯主義也只有有在戰爭這意義上才能把自己從破產的絕域裏拯救出來。

——譯自莫斯科新聞——

——(完)——

蘇聯一九三六年的重工業

若彬譯

蘇聯重工業的生產，在一九三六年的預算上，業經規定生產商品的總值是三、三三五萬盧布，這就是說今年的生產量應該超過一九三五年的總值底百分之二十五，設若和第一次五年計劃底最後一年的一九三二年對比，今年度重工業的產額就有那一年的兩倍以上——牠的增加率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一九三六年的重工業計劃，在勞働力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而超越一九三五年這一基礎上獲得偉大的成功，那是爲激進着的百分之二十這一數率所陪伴着的，假如和第一次五年計劃到了四年半的時候的生產力只增加了百分之三五·一這一數目對比，那末這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生產力增加底總的數率將會是百分之九十。

這是一份經濟建設的重要的指數表，表明了以成功的新技

術的管理爲基礎的突破經濟建設的準則的指數表。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第四年，生產量的總數的增加已經達到一七、二零零百萬盧布，但其中只有三、六零零百萬盧布是那些新增勞働者附加上的成績；這也就有力地反映出這種社會主義生產制度的特質，在這裏面，表現出生產指數的高昇是工作人數增加的結果；本來，計劃中也是以爲生產量的急激的增加，是比生產力的增加較爲可靠的。

貶低生產物價格

成功了的生產總額裏的增加，這一種增加固然是探險一般的努力底結果，但的確是勞働者的認真的與熱心的地工作底成績。對於一九三五年的生產物，今年的重工業反而可以貶低自己的價格至百分之八；由此便可以省下一、五零零百萬盧布。這種超

越的成就底前途，可以爲下面這一張數目表所估量，這些數字是
一九三六，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四這三個正月的比較：

一九三四年正月：該年度計劃已完成百分之七·二；而總的計劃則已完成百分之一〇·一。

一九三五年正月：該年度計劃已完成百分之七·四；而總的計劃則已完成百分之一〇·六。

一九三六年正月：本年度計劃已完成百分之七·八。

一九三六年計劃的優異的成功，這已爲事實所清晰的顯示着了。在那些煤礦場，礦坑，露天的熔礦場，建築場，重工業的工廠裏的斯泰哈諾夫運動已預備去解答那些還未解答的問題——究竟還要多少時候才可以使這一次的計劃提前成功呢？那麼重工業在我們的面前將會構出一幅怎樣的圖畫呢？在這計劃的末一年，在這一九三六年的年尾，已顯現的輪廓是：

「電力的生產將達三二，零零零百萬基羅瓦特，蘇聯將要和德國爭奪在歐洲的電力生產額的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了。超過四，零零零百萬基羅瓦特的水電廠已將成功，這便提出了可以省下二·五百萬噸以上的燃料的證據，煤塊的出產已達一三五五萬噸比起一九三六年所規定的指數來，要超出八百萬噸。在東方的煤底產地（庫茲涅斯基和加拉干打）與烏拉區（奢里耶比斯基和基茲爾）將可以出產二九·九百萬噸。這出產數字已突

破了十月革命之前的產量。至於礦場中的機器工業，也昇到百分之八十七，它們當然是與「蘇聯出品」的機器和曳引機一道被帶到市場上去。汽車工業的出產，曳引機和飛機，其他構造比較複雜的機器也一樣飛快的發展起來，而相對的需要底高級金屬的冶煉則爲蘇聯五金煉礦場所充份發展了。總之，在這一九三六年裏，蘇聯也可以和德國（包括薩爾區域）爭奪歐洲鐵礦產量底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

三萬萬噸的石油產量

石油出產將達三萬萬噸，比一九三五年超出百分之十二。燈油的產量亦達五，五六零，零零零噸。（較一九三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三）汽油和滑油（Ligolin）的產量則是三，九二〇，〇〇〇噸。（已增加百份之二十七）也許姆巴至阿蒂耶比斯基鐵路的興築真能促成石油出產的急激發展，所以它在今年年頭便開始興築了。目的是要將這石油產量極端豐富的區域和全國各地切實連絡起來。那末巴莎基利亞的石油田今年度也可以出產一百万噸。

一九三六年度其他物品的生產總額有如下表：

五金的產量：鐵鐵——一四·五百萬噸（比一九三六年之

原定計劃約差五十萬噸）

鋼鐵——一六百萬噸（與計劃中的規定約差一·二百万

噸)

圓鋼條——一二·二百万噸(約差計劃中的一百万噸)

上等圓鋼條——二百万噸(比計劃差百万噸)

非金屬物品——超過一九三五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銅的增加為百分之四十，明礬之增加為百分之五十，鉛之增加為百分之十。

機器建築工業——一六,五〇〇盧布。(超出一九三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二。較一九三二年之總額超六,五〇〇百万盧布。)

機關車——出產之數額將達一,九〇〇架,且為最新式與馬力最強之產物。

載重汽車——出產之總數將達八〇,〇〇〇輛。

曳引機——出產之數額將達二,三二四,〇〇〇架,超過所定的總額,大批曳引機皆用於第二次五年計劃開始時的集體農業上。

化合物——生產之總額將達預定之六一,〇〇〇單位。

——完——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

東方文藝 第二期目錄

普式庚特輯

- 普式庚論.....勃蘭兌斯作.....代石譯
- 再會吧熱情的柳林啣.....普式庚作.....林蒂譯
- 自由.....普式庚作.....雷石榆譯
- 給批評家的信.....普式庚作.....任鈞譯
- 獻給兩伯利亞的囚徒們.....普式庚作.....林蒂譯
- 馬車夫的生活.....普式庚作.....陳君譯
- 漁夫和小魚的故事.....普式庚作.....任鈞譯
- 獻給查達愛夫.....普式庚作.....陳君譯
- 埃及之夜.....普式庚作.....任鈞譯
- 木刻插圖三幅.....普式庚作.....喀拉甫兼珂
- 普式庚傳略.....
- 普式庚著作年表.....

小說

- 陰沉的天.....王任藩
- 二次的媒介.....彭凡海
- 三朋友.....歐陽凡海
- 結局.....洪為濟
- 帳.....引躬射
- 幼年.....托爾斯泰自傳(長篇連載)北芒譯

文論

- 蘇維埃文學底現實主義.....吉爾波丁作梅雨譯
- 日本國際筆會與左翼作家.....青野季吉作潔白譯
- 新通俗文學論.....鄭伯奇
- 藝游的真實.....故陳君治
- 蘇聯農民文學的一個考察.....張香山

詩與散文

- 左祝理速寄二篇.....莊啓東譯
- 除十特寄.....王余杞
- 種麥的人.....方之草
- 清明時節.....征軍
- 靜地南渡江.....單子豪
- 古意外二章.....許幸之
- 戀人.....魏晉譯
- 給姊姊.....惠特曼作林蒂譯
- 呵隊長我的隊長.....

雜著

- 題洋涇浜奇俠.....張天翼
- 序流.....王獨清
- 黎明與未明.....蒲風

每冊零售二角
全年二元二角

上海老靶子路永吉里二三號
東方文藝社出版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內
新鐘書局總經售

公理——正義——法律

——法庭上的特寫——

——新羣衆——



Copyright
J. Edgar Hoover
Fidelity of Law
and Justice

WOLF

擁護新寫實主義

日本川口浩作 韋蕪譯

關於新寫實主義，已經有許多入寫過許多文章了。現在再檢討這個問題，提出的見解更加複雜。概括起來，不是贊成新寫實主義，便是反對它而提出別的主張；就是肯定論者的意見也各不相同；同樣，反對論者的意見也并不一致，議論實在紛紜極了。論爭發展下去，問題總會弄出個頭緒來的吧！但因為現在議論這樣紛歧，要是參加意見實在是很麻煩的。像某人對於某人的批判——某人的意見這一點是對的，那一點是不對的——只觸到這一面而忽略了那一面，一一檢討各方面的主張，我到底是做不到的，要像掃除阿基斯的馬廐那樣加以清算，畢竟不是馬上希望得來的吧。所以這裏只是盡可能表示出自己的見解，因為這真是目前要做的。

我曾經討論過「關於否定的寫實主義」而引起很熱烈的議論，那時，打算檢討新寫實主義在我國怎樣使這問題具體化起來，而就否定論方面來討論，然而結果却和所期待的相反，使人認為是否定了寫實主義，而提出「否定的寫實主義」事實既是這

樣，困難就多了，而且還說是只看到新寫實主義的國民的（蘇聯）性質，而忽略了它的國際的性質，這種錯誤，希望在下面多少能加以訂正。

因為觸到這個問題，先從這問題說吧！新寫實主義有着國民的性質，這決不是錯誤，錯誤的地方是認為只有國民性而已。要不是這樣，它的所謂國民性倒是值得特別注意的。蘇聯文學的新寫實主義，有着相應的社會的現實，這社會的現實不是德意志的現實，不是美國的現實，不是中國的現實，也不是日本的現實，它只是蘇聯的現實，因此產生新寫實主義的理論之直接的社會基礎是蘇聯的社會體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這是不能不清楚認識的。如果忽略了這一點，或且弄不清而強調着新寫實主義的普遍妥當性，那是意味着把藝術的方法轉化為抽象的文學的圖式，但是，對於新寫實主義理論最初產生于蘇聯的社會體制這事實，是用不着像我國（指日本）的新寫實主義的反對論者喧嚷的那樣，特別誇張起來的，其實這倒是非常當然的事，因為蘇聯

的無產階級是站在非常有利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基礎上，哲學和科學方面，不用說，就是文學或藝術上，無產階級都是最先進部隊，而仕探討過去一切文學遺產，和鑽研嘉爾主義文藝科學上，也發展到比那一國都要高的階段。如果無產階級所到達的，從而是人類所到達的最高文學方法論的產物——說新寫實主義，不是最初在蘇聯產生，那倒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啦！

其次，在蘇聯，這是新寫實主義的基本課題——「在發展過程中，正確的，歷史的，具體的把現實加以具體化。」這不能不負起「在社會主義的精神上改造和教育勞動大眾的思想這任務。」說得明白一點，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這課題上面，作家不能不用筆桿從事，這課題只是蘇聯的課題，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普羅列塔利亞不能拿來做自己的當面的課題，這是沒有疑問的。這裏我們可以看見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國民的特質，同時還可以說這在蘇聯是必然的，因為不論在那一國，普羅列塔利亞作家之忠實所屬階級的課題，是作家自覺的中樞。

我們反對新寫實主義的人們，只是極力強調着上述的國民的蘇聯的特質。而且反引出這樣的結論，說是新寫實主義只能引於蘇聯，在我國（指日本）是不能通用的，因為我國是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體制，社會主義的現實在我國並不存在的。因此重新提出了「反資本主義的寫實主義」或「

反法西斯蒂的寫實主義」等等。

但是蘇聯文壇首先提出的新寫實主義，縱是帶着國民的性質，而不能看到別方面，那就不能不說是太短視了。說是有着國民的性質，並不就是說只有國民的性質而絕對沒有國際的性質。換句話說，新寫實主義最初出現于蘇聯的社會體制，而成爲蘇聯的當面的課題這事實，也並非意味着在別的国家就完全不能通用的，不能依照原樣，就是說不能像在蘇聯的一模一樣地通用於別一國，那倒是當然的，新寫實主義，如果以理論的根本內容看來，有着國際的性質，那末，它所帶着的特殊的國民的性質，並不是妨礙它國際地通用的理由的。

舉一個淺近的例來說，我們知道伊利奇主義和布爾塞維克主義是露西亞特定的社會現實的產物，是「特殊的普羅列塔利亞特鬥爭的理論和戰術。」然而這事實決不能否定伊利奇主義是現在的普遍的理論，在各國先進的普羅列塔利亞裏，伊利奇主義被認爲最正確的指針，因為伊利奇主義一方面有着露西亞的國民性，同時，別一方面，有着作爲「一般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鬥爭的理論和戰術。」的一般的階級的性質。但是，不用說，所謂有着一般的階級的性質，並不是意味着斯特萊德堡的伊利奇主義在世界各國完全一樣適用。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適應着各國的社會的現實，各自提出有列的綱領和政策，而實踐地進展。這不就

是說伊利奇主義適應於各國的國民的現實而在種種具體的發展路線上實踐地鬥爭嗎？

在新寫實主義這場會上，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同樣的關係。新寫實主義由它的理論的根本內容看來，究竟是否適合我國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現實呢？

我們已經知道，新寫實主義現實地在蘇聯產生了，但是，要理解它的本質，它的根本內容，我們不能不更進一步探討它是怎樣創造了，怎樣形成了的。也就是說不能不考察它的淵源，和它的根本的泉源。關於這一點，蘇聯作家同盟的規約這樣說了。

「實現普羅列塔利亞特專政的幾年間，蘇聯藝術文學和蘇聯文學批評和勞動階級一起發展着，創立了新的創造的原則。成果中所含的這些創造的原則——以過去文學遺產的批判的攝取和社會主義文化之成長的研究為基礎，而集中地表現於新寫實主義的原則里。

新寫實主義的一個基本泉源是社會主義文化之成長。「社會主義的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創立」（猶丁）表面上，還好像是證明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只是蘇聯一國的東西。但這是表面上的見解。我們應該注意到普羅列塔利亞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密切關係。社會主義文化並不是和普羅列塔利亞文化沒有關係，而突然產生的。社會主義文化只在普羅文化的發展基礎上纔

能成立，社會主義文化是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的合法則的繼續。自然這繼續期間，經過一個大變革的時期，而發展的邁進在革命成功以後才有可能。一句話說，我們不要忘了資本主義社會裏發生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化是革命成功以後那樣高速地發達了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根基。因而，我們縱是認為新寫實主義的一個泉源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成長，但它的範圍並不像字面那樣只在社會主義文化的圈內，而應該注意到它的前身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的。

不錯，十月革命前露西亞普羅列塔利亞文化並沒有那樣發達，發展到現在這地步，是革命以後的事。單就文學來說，革命前還沒有怎樣顯著的發展，現在在我們之間膾炙人口的作品，大都是革命後的產物，這因為像伊利奇在「人民之友」上面說的那樣，在文化問題這領域裏，露西亞是一個特殊形態，社會主義文化的力量給誇張起來的一部分原因，也許就是在那一點吧。但這決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普羅文學就完全不能發展。這裏只消想到高爾基便明白。「高爾基是反抗專制主義，反抗資本主義的藝術家，是戰鬥者，是普羅列塔利亞的藝術家。他給文學提供了新的形式，新的有力的作品。他的創作像不竭的泉源似的直到現在還噴湧着，他的極豐富的有益的必要的影響還繼續着。由於高爾基的經驗，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新幹部把握到真正的最困難的新機軸——世界觀，內容的新機軸，從勞動者階級世界觀這視線的現

實的藝術意識，和藝術表現的新機軸」(吉爾波丁)因而，高爾基是「新寫實主義的創始者。」

高爾基曾經不斷地和資本主義抗爭，和勞動階級一起，一步一步的進行他的創作過程，現在，我們站在同樣狀態之下不能也走着個過程嗎？不錯，高爾基的天才也許是稀有的。然而，現在資本主義體制上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化，文學發展的可能性和它的具體條件，比革命前的露西亞却增大多了。露西亞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前夜，資本主義國里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化問題，一般地說來，還未成為普羅列塔利亞的積極戰鬥過程。現在却不是這樣，文化藝術文學各領域的根本問題可以由普羅列塔利亞自動提起和解的各種具體條件，已經現實地存在。現在資本主義體制裏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化文學不單是可能，而且是國際地發展起來了。

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是把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的戰鬥的實踐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一個泉源，也決不是不對的。而且，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不是在社會主義文化成長以後才有可能，而是和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的發生一起成立，和社會主義文化的進展一樣高速度地成長，這是唯一正確的理解吧。

其次，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別一個泉源，可說是藝術和文學的過去整個歷史上的遺產之批判的攝取。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並不是只從特定的文學傾向(在單純化的意味上的)比如

寫實主義作家或有着明瞭意識的唯物論作家那里學習，而是批評地攝取過去一切文學遺產，攝取那一面給階級的偏見的世界觀束縛着，一面為着再現生活的真實而戰鬥的過去一切作者的經驗和成果。而且為着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成長，不僅應該從寫實主義者的經驗學習，還應該從浪漫主義者的經驗學習。正如作為理論的嘉爾主義沒有什麼學派那樣，在文學領域上，也沒有離開世界文學史發達的大道而出現什麼派別。而且，人類的前衛作家曾經提出的，然而由他們的觀點不能達到完滿解決的生活真實的全面描寫這問題，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也要給以正確的解答。要是這樣，那些正如嘉爾的學說是作為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偉大代表者的學說的「直線的而且是直接的繼續」(伊利奇)而成立那樣，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的矛盾過程上完成的文學蓄積之合法則的發展，是它的直線的而且是直接的繼續。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得抽出怎樣的理論的歸結嗎？那只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一面和布爾喬亞文學的方法對立，從而和過去一切藝術的方法對立，一面是由於辯證法地否定了它們而成立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創作方法。那不單是只適合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特殊發展階段，而是貫通着那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而在社會主義社會急速發展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整

個發展過程的。自然，我們屢次說過，資本主義的現實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之間有着本質的差異，這差異到底是不能抹殺的。但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始終是文學創作的方法，而不是表示現實內容的標語。如果就是站在同一普羅列塔利亞的立場，但跟着現實的變革而不能不改變文學的再現的方法，那麼，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非有若干打創作方法不可吧。認為在社會主義的場合和在資本主義的場合上，普羅列塔利亞的方法的發達相互對立，方法本身有着本質的差異，到底是不對的。

也許有人要說，普羅文學已經標榜了普羅列塔利亞的寫實主義，其次是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現在又來提倡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這些不是意味着在每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上，普羅文學創作方法都發生變化嗎？是的，普羅文學的形式已經變更了幾次，但是這意味着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創作方法已漸次發展到正確的路上去，而不是說每一次改變，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創作方法本身完全轉化為別一種東西，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由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發生的時候起，便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創造的效果中顯現了發展的種種階段和形態。這個，在蘇聯已經從蘇聯文學的創作的發展歷史上得到詳細的證明，在我國（指日本）這工作還未完成是一個缺憾，而它的成就是目前緊急的任務；不過，就是現在，我們在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的作品中看來，部分地指出

這事實決不是困難的。

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理論是最發達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方法論。它比普羅列塔利亞的寫實主義的理論，比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理論，內容都是不能比較豐富或適切些，特別是在這方面——在解明作家的世界觀和方法之間的複雜的依存關係以後，普羅作家和漸漸接近普羅列塔利亞的作家，怎樣纔能正確地，全面地，藝術地最完滿地反映現實的真實，怎樣建立正確的解決的目標，這問題上面，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理論給文學創造和文學評論提供了非常大的實踐的效果。以前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理論，以為深刻正確反映現實的方法不是在作家和現實性之間的實踐的相互關係這過程裏，而是在嘉爾主義的世界觀的學究的探討，和作家虛無觀念的再教育這啓蒙的封鎖的指示裏，反之，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理論都是，在作家和現實性的相互關係裏，換句話說，在作家的實踐本身裏，找出正確描寫現實的根本契機，同時還找出正確的世界現的契機，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給作家的創意性和創作的自由開拓了廣大的前途。因此，我們便可以明白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重大的卓越性，可以理解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創作方法為什麼不是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而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這理論的根據。

那麼，現在我們解答最初的問題吧。這在上面已經說得很明

白了。如果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是階級文學發展的一個對立形態的普羅列塔列亞文學的創作方法，那麼是我國也一樣妥當，而且不能有妥當的根據，只要說我國普羅列塔列亞文化曾經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存在，這就很充分的了。我們反對去一切布爾喬亞的，封建的文學，為創造和牠異質的文學而奮鬥。牠的指示雖是有時是普羅列塔列亞的寫實主義，有時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然而我們普羅列塔列亞文學一貫的主流是描寫那非站在普羅列塔列亞方面就看不見社會的真實。在這過程上，經過了幾許困難和迫害，而獲得不少貴里的效果。現在這路程的發展到了不能

不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時候，我們來接受牠為什麼還要躊躇呢？要是否定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倒不如完全否定了普羅列塔列亞文學還來得好一點吧！

但是，用不着說，我們普羅列塔列亞文學的方法就是不能不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牠具體的發展路線也不是和蘇聯文學同一的。我們普羅列塔列亞文學有着自身的各個發展階段，有着自身的基本的階級各種課題。現在，我們不能不馬上從事於目前的工作，是詳細檢討它們的內容，確定我國新寫實主義的發展的地步。

法西斯主義成功後所給予大眾的是什麼

蘇聯洛密利葉天著

鄭 太 譯

法西斯主義會吶喊過對勞動者的公正的工資底規定，然而在實際上，法西斯主義者並沒有履行他的約言，他所能給予勞動者的，是更可怕的低陷，使勞動者與乞丐在同樣的水準上生活着。法西斯蒂對失業者的工作，也輕下了諾言，可是實際上呢？也為失業羣衆招致了更嚴厲的飢饉與困苦——奴隸勞動與強制勞動。

就以德國的事實來說：他們把勞動者和失業者的全部都推入絕無權利的享受的奴隸化底勞動中，並破壞勞動組織；從勞動者身上剝奪罷工權和言論的自由；以強暴手段壓迫勞動者加入法西斯蒂組織；掠取勞動者的社會保險基金；企圖將現有的工業作場轉化為苦役場，這更可以說是資本家唯一的理想。

法西斯蒂一方面自然是努力的壓制着青年勞働者的對於未來的光明底理想；另一方面，對於這些懷有偉大的理想的青年，是毫不容情的將他們驅逐到失年之羣裏面去。

法西斯蒂固然也保障中級的薪俸生活者，下級官吏，智識階級的生活，但卻不願意制裁控制市場的托辣斯和操縱金融的銀行家們的橫暴與惡行，所以在實際上，到後還是在他們的身上再加上一層更深刻的不安與失望。法西斯蒂既然要把那些馴服得和羔羊一樣的法西斯蒂信徒昇上新官僚的座位上去。造成功絕對服從的政治人物，因此便產生了大批不堪沉寂的由托辣斯中出身的獨裁者。法西斯蒂又轉而去對付疲憊的沒落着的農民，爲地主們省除了許多苦惱：規定和減少了僱農的工資。那麼在實際上看來，在法西斯蒂和大托辣斯的國家裏面，勞苦的農民大眾底奴隸化的事實，是愈加顯著了。富農和銀行利用高利貸對農民的壓榨，也使這種奴隸化更陷於極度尖銳的轉化時期。

希特拉曾傲然的宣言：「德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度，要是沒有他們，德國也就不能存在。」然而在希特拉統治下的德國農民，他們究竟得了些什麼呢？預徵捐稅的法令不是早已廢除了嗎？重徵稅則的頒佈又是什麼一回事呢？那不是要把數百萬農民子女從自足的農村裏驅逐出來，而爲都市的流浪者？農村裏的勞働者，多半是變成失了自由的農奴，就連遷居的自由這一基本的權利也

被剝奪了。

不但如此，每天每天，國社黨員對被囚在拘留營裏面的多數優秀的勞働者和進步的農民，加以非人道的迫害和侮辱。對於這些爲人類謀真正的幸福的戰士底迫害的狀態，不論是在波蘭、保加利亞、芬蘭、羅馬尼亞、奧地利亞、意大利等國家裏，都是同出一轍的。在德國、波蘭、意大利、奧地利、保加利亞、奧斯拉夫等國家裏，法西斯蒂黨人對於都市勞働者和農民的迫害的事實，假若要加以清算的話，它的資料是異常的豐富。即以德國而言，自從國社黨執政以來，由於這種殘酷的迫害，四千二百人是被犧牲了，三十一萬七千人是蒙到不幸的被逮捕了，二十一萬八千六百人的反法西斯的勞働者，貧農中的僱傭工人和智識階級（無非是些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勞働者和反國社黨的基督教團體）受了非法的拷問和傷害。

奧大利亞，「在法西斯主義的基督教徒」的支配之下的情形，也慘厲得可怕：自從一九三四年二月間的事件發生之後，二千九百人是被殺害了，一萬人是受了重傷，四萬的勞働者是被逮捕了。

究竟法西斯主義的成功所給予大眾的是什麼呢？

（節譯自日本世界政治經濟情報）

× × × × ×

柏林社會主義陳列所

英國菲錫爾著
劍 峯譯

因為不是德國國社黨的勞工組織底派別，所以這一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陳列所，在柏林，的確是夠得上「革命」的這三個字，它正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最好的廣告。至於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他們有時簡直把納粹黨的領域攪得「滿城風雨」。

這一所嶄新的陳列室，（被通稱做「Erster Berliner Revolutions - Museunders. A.」）（挺進隊陳列室）聳立在佛烈特烈街和法蘭斯士街交界處的一隅，離開 Unter den Linden 並不多遠，而你的注意則為 Rot - Mold 的稻草像所吸引去。「赤色的謀殺」——一個受了百次以上的「獎賞」的赤衛軍，因前掛滿了共產黨的徽章和番號，但身上卻給塗上鮮紅的血，僵臥在地上。

一覽表告訴你這一陳列所正要表現出納粹黨的興起和布爾扎維克的潰敗；而入場券只收三十個比芬尼。（小童和挺進團的團員還只收半價）這也是招徠顧客的三種力量，高昂的代價雖然使我躊躇，但我究竟也付了這三十個比芬尼，然而這是很值

得的。

收錢的褐衣黨人，向我指着立在朦朧的牆角裏的錢箱，那便是國社黨挺進隊的「勸捐簿」，側面都糊上了警察廳的告示底碎頁，這些告示，是要用來對付共產黨的活動的，不但如此，由於地方上的關係，甚至是對待一切馬克思主義者，要是有一位隊員獲得勝利的話，最少對於反納粹黨的力量，貧乏，是一個十分威武的觀瞻。其實在這兒，「被謀殺」的挺進隊員的面孔和「被殲滅」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孔，可以比較的地方也是太多了。

裏面，整幅牆壁都滿掛着死和傷的納粹黨員的照片，顯明的，竟沒有一個共產黨人或社會主義者因「政治的衝突」而受傷，顯明的，也竟沒有一個共產黨人或社會主義者是在衝突地點，兵房，拘留營裏受到酷刑和剛屍的人。之外還有一幅 H. 維賽爾的壁畫，是收歌這一類的詠景詩，最後便是他那可憐得像一個忘入一樣的競爭者——A. 海格萊的攝影——的一副藝術作品，周圍配上了一絲不掛但卻紋身的女朋友的身體和面孔，在這裏面，

藝術家到底也把納粹黨的英雄捏成一位可敬的殉國者；這裏那裏都是希特拉的寫真，大量的宣傳品和圖畫，納粹黨人攻擊共產黨、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的活動的宣傳品和圖畫，到處飄揚着。

但是當一個人看到這樣重要的陳列品時，無疑的他將會忘記了一切。從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那兒擄掠來的赤幟，從天花板向下倒懸着，那碩大的金星、鐵鎚和鐮刀，尊嚴地被釘在室裏另一隅的講堂上；那兒還有一塊從一個共產黨人的墳墓上掘來的墓碑，一塊簡單的白石。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大林的寫真，一幅幅的給粧飾着牆壁。我從來未有在任何共產黨的展覽會裏看到比這更能吸引觀衆的藝術品。在這裏，這四副尊貴的容儀是給維肖維妙的繪出來了。參觀者都帶着一副有趣的神情去鑑賞他們，但卻忘記了貼在這店子外面的是希特拉的卡片，也只有海斯、戈林和其他勇猛的領袖們的寫真才是要出賣的商品。納粹黨底完滿的「率直」的發展，是由一疊彩色的書籍去告訴人們，馬克斯主義者的著作和其他的書本，反而只能顯示出納粹黨的「喜慶的烟火」底掃除的効力是如何的奏功。

一張曼茵堡 (Munzenberg) 的照片，他是被稱爲「赤色的」的人，他的相片卻也給納粹黨黨徒穿插在列寧的許多寫真和一幅巷戰的圖畫間。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 和盧森堡也在

這兒，除了「紅色的渣滓」之外他們就不能再像什麼，海兒斯菲 (M. Hirschfeld) 也不能例外，卻蒙了「一匹大豬」這個美名，他的 "Institut für Sexual Wissenschaft" 更不幸地被「喜慶的烟火」吞滅去了，內容是稀有的只蒐集了幾位納粹黨領袖們的私生活底可靠的筆據。一些最寶貴的陳列品，能夠在觀衆中引起了一般的興味的，包括有俘擄來的，用於一九三三年來顯揚 Die Rote Fabrik 和其他不合法的報刊的印刷物，一些不合法的「宣傳部」的印刷物的樣本，經過嚴密的審查之後，都給裱在牆上；不論是任一方面的文字，參觀者都像是很熱心的地閱讀着，甚至不願意遺漏一個字。

倨傲地展開到九方呎闊的是共產黨人的第一幅赤幟——十一月，一九一九年。對於周圍的吶喊，我們也只能以奇異而有趣的眼光瞪着，別的參觀者也正在發楞，像是比這更有意味的感到有趣。下面便是一張格外闊大的照片，共產黨人一九二七年時在 Tempelhofer 集會的照片；其實這樣的集會和納粹黨的集會並沒有什麼可以分別的地方，在他們的後方，一樣的是受了英國銀行家的接濟，而且，要在目前這個時代裏依這個意義去徵集勞動者，也是一件困難的事。

參觀者中的一位女客，好像是對於德國的共產黨底鉅大數目感到驚奇，於是，一位挺進隊員，穿着一式的整潔的制服，他便向

這一位女客担保那些圖畫都是寫實的；因為要證明共產黨底恐怖的仍然存在，他便指點着展懸在隣壁上的赤幟，一幅四方呎長闊的鮮紅的旗幟：

「共產黨婦女赤衛軍」

簡單的說明：「於 Frau Kaasner 大樓中查獲，左屠夫大道

八號——」我們再看清日期：「三月三日。」

這兒只是幾幅烏蘭尼安堡的作品——描出剛毅的，陰森得像鐵一般的不會笑的面孔，從那些粗俗愚魯底包圍中透露出來，正對着納粹黨的每一個鏡頭。犬性的納粹黨員的吶喊聲在四下裏轟動着。別一方面呢，是克卡拉（Clara Zetkin）主持的國際勞動者的會議；列寧的演說；一頂褐色的帽子……「Mutte, Teddy 的代理人」……從共產黨人身上撈來的成千的赤衛軍的徽章。

Teddy 是台爾曼在暗地裏指揮的組織，這已是公開的祕密；因而在他們的中間，便給配上了「Wahl List 4」這個口號，Teddy 的出版物「Reisekiste nach U.S.S.R.」納粹黨用大

號字給標出來。至於「在 Teddy 的各秘密組織中，對於我們都是異常的客氣和友愛，所以這幅旗幟究竟也讓我們尋獲了，」這是納粹黨最別緻的歌頌詞，而且，這一幅龐大的赤幟上面，還題上了國際勞工總同盟的法國勞動者致德國共產黨人的信件。

想不到這一幅旗幟，今日竟又在柏林給升起了，恐怕真會再

惹起了。次示威巡行，一次巷戰，整千幅赤幟都給這樣的懸掛着，簡直是要激起又一次洪流一般的革命。就是在這展覽會裏，對於它，正可以說是已為蓋上布幕的火藥車搬運着，它招致了參觀者羣的暴風雨將來時的惶然之感，他們的興趣，是雜夾着恐怖的情緒。

在半個鐘頭裏，大約有五十個人客輪流地念着在俘撈來的赤幟上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的口號，那時候我仍然逗留在這陳列所裏，他們都很少說話，他們面部上的表情，差不多都是莫名其妙的神色；可是，一位青年工人經過一排足以使人重新在腦海裏描繪出被屠殺的工人們的，堆着褐色的制服和軟邊的制帽的空桶而走到出口處去時，我知道他正在緊捏着拳頭，雖然他的另一把手也在小心翼翼地行着禮——一種沉毅的，但也是使人容易明白的血誠和決心。

其實納粹黨並未見得怎樣的高明，他們在宣傳的時候，固然是狡猾而且殘忍，但也常常是把自己的方向愚蠢的弄顛倒了。我曾經拜讀過「Streiches des Sturman」，是一冊主張無管制的對

猶太人施以暴戾的襲擊的小冊子，因此便被列為納粹黨徒的主要的讀物；我也曾見過讀着它的時候，滿臉冷笑的工人們的臉色；此外我還在巴黎領教了 Goebbel 的「Angriff」，這一本書子是加重分量的在封面上標題着「赤色的暴動」，作者是企圖用銳

利的分析去剖白他自己的「和平、安定、德意志之唯一條件」因此，我更由此看出這一類的報告，已怎樣地爲德國勞働大衆帶來了新鮮的希望。

所以這納粹黨的展覽，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它所能公

諸大衆的，是把希特拉畫成「反攻布札爾維克的城堡。」但它早已盡可能的供給真正的德國社會主義的鬥爭以甦生的滋補——而這一個社會主義是和「國家社會主義」有着絕對的不同，這正如赤色的血液是從熬黑的大熔爐裏迸出來的一樣。

歡迎批評！

蘇聯今年度將出版三千五百萬冊的兒童讀物

蘇聯兒童出版社計劃出版書籍三千五百萬冊，在這數目中，有九十種合印本的總數是一千五百萬冊，是未到學齡的兒童的讀物。普希金的小說，托爾斯泰的作品也有兩部，古典的童話，安徒生和格林姆的童話，瑪薩克屠柯夫斯基契柯夫……等的著作，也將爲幼小者而出版了，特殊的故事圖畫，則爲小學生們而出版。我們的祖國是一本彙集了蘇聯各處地方的故事書。蘇聯名人的傳記，「前衛者」黨的領袖，政府的領袖們的也被包括入計劃之內。我們的圖書館，將彙編世界各著而成，如魯濱孫漂流記，吉訶德叢書之類，即名人之生活一書中，也將有二十篇以上的故事，可見該項計劃的宏大。

歡迎投稿！



Cartoon Number One

一位海爾斯戰士的來信

美國 NEW MASSSES
楊 月 華 譯

在糾察隊的「哨兵線」上跑着的第二天早晨，冰點下十六

度的寒風從寬闊的褲脚吹僵了兩條腿。我正在沉思着這一次糾紛的事情。我不獨是在這兒，而且還在走進這美爾伏基鎮，牠是我的誕生地，我長久的在這兒住下了，還在這哨兵線上走着，還負了這樣的職務：「要求增加生活工資罷工大會的報告者。」

在韋斯康新新聞的廣場底前面不安的徘徊着；要是往日的這個時候，我是在這大廈的狹小的房間裏適意而溫暖地蹲着的；（雖然裏面是令人窒息的不通空氣）一秒鐘裏敷攢着一哩路

長短的小冊子。然而在我的一生裏，再也沒有感覺到會有比這一次加入罷工更有意義的事了。你想，我是常常被稱為反動份子的，因此，對於我自己呢，也好像是有點什麼東西給塞進腦袋裏，使

我以為只有懷念着布爾札維克的一切才是應該的。

前面底右側正走着我所熟識的，一位最漂亮的報館裏的女職員，正在想把她的腦袋深深的藏到領口裏去，我知道她在索索的發着顫抖。在這一秒鐘裏，走到四層樓去的扶梯底每一級上，憂鬱的，或者更清醒的「敗類」都坐在自己的報紙袋上。我知道她是怎樣的愛護韋斯康新新聞，她為它而工作，每天在底層做着二十四個鐘頭的工作做了十五年；我偶然想起她在接過了罷工宣言時的一番話：

「比利，你會知道加入反對報館的罷工這個念頭只能使我的肚皮感受到惡劣的刺激嗎？——但只要海爾斯會想到在這許多年頭裏，我已經用盡我的力量和心血去替他工作，要

是他仍然作踐我們，作踐其他的人和全合衆國的同業者的話，當然，我會自動罷工的，掙持着罷工的。因爲自己是這個基爾特裏的一員，便想到應該如何去爲同業者做點有裨于他們的安甯的工作，這種念頭便給以我一副義俠的小腸——你知道的，這是在我的一生裏從未感覺到的。」

只不過是四天的光景，但這一次鬥爭的教訓卻比我在報紙上受到的四年的教養還要充實，牠教我應該如何去原諒和愛護跟自己一樣的工友，但牠也教我如何去憎恨。一兩位「伙伴」把我們拋下，使我們受了傷害，他們是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呢！我永遠沒有做過「害羣」這類事，但我現在究竟也要做了，我之提及他們，並不是要將他們來做把柄，也並不是因爲他們把零星的「害羣」的行爲來誘致我，這完全是因爲有了這樣的一個人：把自己出賣給海爾斯和他那千萬金圓的身家而不顧自己的羣衆的緣故。

假如你沒有在任一個海爾斯報館裏工作過，你當然不明白我們究竟要爲合衆國的新聞界建造那一類的希望，在我們當中，很多人在這一條戰線上開火了，一次，兩次，也許以後還要厲害；爲什麼呢？不外是因爲海爾斯，他自己可以突然的解僱大批主筆先生，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出這是什麼緣故，於是新的主筆先生便解僱了大半的職員，好把自己所信賴的門人帶入來，道理就在這裏。

美爾伏基報和「美爾伏基領導者」平均每一週支付一位記者五十圓，但我們的同業者裏有點人只得到每週十五圓的薪金，其中得到五十圓的只有兩人，本來報界中會規定校對的每週薪金是六十圓，可是我們這兒有一位只得十五圓五分，就是平均起來，每人也不過是三十五圓，既說到平均水準，我們是明白了政府創立它的原意，也知道在全國各大都市的同業者裏面，我們的所得是最卑微的代價。除此之外，我們的工作能力，要是賣給一位得當的出版者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兩倍的價值。

我們當然也要求增加，但所得到的反而是被扣減工銀，在這糾察隊裏有一位小朋友一下便被扣去三十圓，而且這還不過是要開始的時候（你想，海爾斯從前還以爲自己已經是很聰明的，擲出高昂的工資啦！但這是以前的事，很久很久的以前了）前五年我們被扣減的薪金已有百分之四十至六十。藍鷹運動規定每週五天的工作，但他們在去年便把這個恩惠用一樣聖誕禮物換回去，而今是每週六天的工作，還是一樣的價錢。

從這裏你便可以看出這種工作時間表在貪婪地吮吸着我們的血液，無論是一週間或一月間，它並沒有一點要停歇的意思；每週有兩三天晚上還得不間歇的做過中夜，清理着一切事務，直到一些都沒有遺漏地，再也不會有驀然闖入的「業務」地，一切都完備了，這是我們困倦地等候着的。但我們也得承認這是最清

淨不過的職業：「給以我們那種工作，就讓我們和整個報界都爲着生活而和你訂立賣身契約吧！」然而現在我們再也不願意永遠廝守着牠了，我們也自知所得到的答覆只是斥退，最低限度的工資，花紅的被掠奪。

我們相信鐘 (John Black) 他是我們的經紀人，我們仍然相信他，但我們不明白爲什麼鐘竟會充起海爾斯的衛隊來；他每年領到二萬二千金鎊的津貼，那麼你總可以知道他是什樣得力的衛隊了。我們在自己的契約上畫了花押，劃了一支火柴，再把身子靠在靠椅上，海爾斯這樣，鐘也這樣。在這兩個星期裏，一切都像是非常順手，他們倡立了所謂「發行家董事會」，其中幹事是從美爾伏基其他兩家報館拉集來的。會過面後，我們便開始談判了，於是，第三個星期鐘便來告訴我們：

「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些我從前不能告訴你們的事，這裏用不着再簽訂什麼合同，也用不着再簽訂什麼契約了，這正是要方便你們的再進來和提醒你們的意思。也許你們中大都是好人，或者有……唔！有些是不行的，要是我這樣想時，他們立刻就要像公司的制度一樣的選錄你們了，再把往日我們和主筆的契約關係來說吧！自然會感到那是太不聰明的勾當，它甚至會窒息着報界同人的一生的出路！」

我們把這個消息帶回來了，男女職工大會不斷的接受了同

樣的報告，可是石圍場終於給壘起來了。一天，他們立刻拋出一撮加薪的情報，由每週一圓六十五分增到十圓，但這並不是大家的事，一部份的幸運者吧了。我們抨擊這種不公，但我們也曾想到三藩市的兩家海爾斯報館工人的逆運：他們奪回每週五天工作的條例，只能維持了三個星期，緣因是他們沒有契約去保護自己的職業，所以我們唯一的需要是一張契約，不是蘸濕水的海棉，也不是每週五圓起十圓止的賄金。我們把這個意思告訴「董事會」。

我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說明了董事會的決定又將引起糾紛，這也是我們開始去認識真相的時候。我們理解鳩媒一樣惡毒的奸人和少數「伙伴」打算領受每週五圓的賄賂便將我們出賣。一個辦公室的職員在退出的時候，盡情的將一切秘密洩漏出來，使我們那一次的鬥爭受了致命的創傷。鐘召集了一次職工大集，發表過長篇狡猾的言論。我們企圖把糾紛繼續拖延下去，還召集了一次會議，調停者和同業公會的人都被邀請來了；然而恥辱的屈服和悔過書的簽字使我們的力量顯出散亂而混淆，最後是「一致」表決了不許再有和這一次糾紛一樣的事情發生。

這都是星期五晚的事情，星期日的下午，我們這一班人中明白這一切情形的便聚談着事情的經過，其實這只不過是又一次給一般奸人以告密的機會，我們也明白這一次是宣告失敗了。聚集了二十六個單位的三十四個會員在一起，我們需要鬥爭，我們

整個晚上都沒有分離，睡在地板上，椅子上，有些「伙伴」還得坐守着，第二天一早，用電話把其他的伙伴都約定了，只有三個人在「糾察隊的哨兵線」上和我們會合，其他伙伴呢？背了我我們跟海爾斯過活去了。

當我重又在這「哨兵線」上來回地走着的時候，我凝視着

一位叫做亞利安的「伙伴」底灰色的穿着夾襖的背上，他也在我的前面踱着方步；他究竟還在我們這條哨兵線上幹嗎？想得到些東西？那又是什麼呢？好啦！前一個星期我還不能明白的事情，今天究竟也讓我弄清楚了。

烏克蘭革命詩人的七十五年祭

陳小基
王亞洪合譯

塔萊斯·茜委威恩歌，烏克蘭的大詩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偉大的鬥爭，在沙皇的專制淫威之下，他是不間歇地忍受着一切的磨折。他和一般農奴一樣的生長到這世界上來，他很早便委身於藝術生活，企圖由此去解除農奴們的痛苦；去教養他們，啓示和鼓舞他們；他因此而受到監禁，放逐與看守，最後便給流放到烏拉去，在那兒當了十年兵役——這明明是當地的官吏們要破壞他的寫作生活的意思——後來他便帶了孱弱的身體回來，但四年之後，他死了。

從放逐回來之後，他立刻便到高爾基去，（即以前的尼茲尼娜夫歌羅特）他為最知己的朋友史普金——一位有名的俳優

——寫了一封信：「我現在究竟也到這尼茲尼娜夫歌羅特來住下了，自由——當然，我是自由了，像一條給鐵鍊鎖着的狗一樣的自由。」在他的自傳裏，他是勉強着自己去寫作那已往的慘澹的回憶錄：「那是可怕的，最可怕的還是我的兄弟姊妹們——在我的故事裏，重新提起他們來是可悲的——在目前仍然是卑賤的農奴，是的，她們和他們都仍然是卑賤的農奴！」

茜委威恩歌所受到的窘迫，並沒有因為他的逝世而停歇，在沙皇時代，除了「庶民的詩人」而外，任一農奴出身的詩人，描寫農奴的苦况底作品是沒有翻身的機會，然而茜委威恩歌的命名並不因此而毀掉，過了好幾年，烏克蘭底布爾喬亞民族作家為着

要迎合他們自己的宗旨，硬把他的作品的意思歪曲了，所以到了今日便得蘇聯的學者和批評家從新去確立茜委威恩歌的真正地位；一位反對專制的不妥協的叛逆，又是一位革命者和國際革命家，他獻身於偉大的民族的造像，他委他的一生於描摹全部歷史的真實。

在這逝世後的七十五年，茜委威恩歌的一生和偉大的作品正是要舉行知廣佈這非常的祭典的主意。在莫斯科，在高爾基，基耶夫省的小村落，取了他的名字底小村落，整個烏克蘭，在學校裏，圖書館裏，會場上，私人的集會，他的名到處為人崇拜；在卡柯夫，他的紀念碑給豎立起來了，他的墳地為政府所保護，關於他的一生的和他本人的傑作的展覽會也在基耶夫開幕了。好多百的集體農民，現在正給領導着，過着茜委威恩歌以前替他們理想的生括，他們也在茜委威恩歌舉行隆重的大祭典。他的傑作有了新印本，以前會歪曲了的，偽造的也都給改正了，很多散失了的函件，現在也正在搜集。

塔萊斯·茜委威恩歌，有如烏克蘭藝術院主席阿克萊在

莫斯科作家席上所說，他對烏克蘭語言文學的貢獻，是等於普式庚對俄羅斯的貢獻。他生於一八一四年九月，生於一間農奴的草房中，在基耶夫·茲文尼戈羅特城，基耶夫省。他的童年，在他的自傳中寫得好：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把這一間在森林中的草房叫做靜穆的天堂，我在這草房中身受着一切磨難，我的眼淚，我的最初的眼淚，就在那兒開始迸流；我不知道是否世上的惡毒在那間草房裏沒有絲毫的踪影；我的母親就在那兒為我粧扮，為我穿戴衣帽，也是這時候，他開始把一切悽楚歌唱出來，把它像毒酒一樣地傾瀉在她的兒子的身上。在那森林中，在那草房裏，在那天堂裏，我便看見了地獄的黑影……身上的鎖鏈和疲勞的工作便是痛苦的泉源，它們的貪求和苦役使我那善靜的母親，仍然是青春年少的母親踏進了死的墓地；就在那兒父親和他那稚弱的兒子把她埋到深深的墓穴裏去，父親也不能在可詛咒的命運裏享到較高的壽年，在地主的田間工作時，他也死去了。於是我們便在人們的中間匍匐的執行着，生長起來，像一羣醒醒的耗子……」

這個農奴的兒子，他那熒熒的天稟很早便得到人們的注意，他教他自己去讀書和寫字，用不着多少時候，便使他愛上了繪畫，在他的主人盎格爾卡特的監顧下，他跟着繪畫師雪爾耶夫學畫，為藝術家梭錫恩柯所知遇後，他便被介紹給詩人委·阿·茲柯夫斯基和藝術家卡爾·布魯烏羅夫。「為什麼我們，奴隸們，不能和一般自由的人一樣的過活？」茜委威恩歌這樣想過，也這樣說過。他的新朋友們便想勸導地主解放這位天才的青年，但他忿怒的拒絕了，他要一千五百盧布的代價。布魯烏羅夫畫了一張

柯夫斯基的肖像，把賣到的錢暗地裏拿去賭彩票，結果便贏得了贖回茜委威恩歌底自由的身價。

詩人的一生事業從此便得到完美的軀始，他在藝術學院裏研究繪畫，生活在簡陋的角樓上，在第二十個年頭的時候，他的傑作才給介紹出來。起初，他最感興趣的是歷史的浪漫主義，他歌唱着哥薩克英雄的劇戰，或者是抽象的浪漫的題材，他那些性格的特寫，是一些富于情感的抒情詩，採取了一些當時現實政治的慘澹的景色，這也是五年以後的事情，以後便一直費用着他那主要的寫實的手法。一八四三年的時候，他再回到烏克蘭來，這時候他的離開已有二十年了，他也就在這個時候覺察出貧農和農奴的生活狀態的可怕，這便使他慘痛的回憶到自己的童年，他寫了一首詩——「睡眠」——這篇詩特別有力的提醒了尼古拉一世；根據歷史的材料，這首詩仍然給保存着，它刊出來的結果是使詩人走上流放的道路。他應用着自己各方的天稟去襲擊他的敵人。茜委威恩歌在他所寫作的抒情詩裏，也應用着非常善達的有意識的筆調，他把庶民的生活和心理維肖維妙的寫在紙上，那時候他更不會把社會的一切動態忘掉，他這樣地寫着：

「兄弟們一上了徭役，

就得待到白髮禿頭，

姊妹們呢……姊妹們使你們心坎苦衷，

我親愛的，年青人！

在這世間，你們是爲誰而生，

你們一生在奴役中長成，

異鄉人，

你的頭髮就在奴役中染白，

你也終亡命于奴役之中呵，姊妹們！」

因爲他主張解放，所以茜委威恩歌的傑作便深深的吸引了德謨克拉西的革命者，威恩尼茜委斯基對他獻上高貴的頌詞，杜布羅里耶夫也尊稱他爲一位民族詩人。茜委威恩歌的興趣不單在他的誕生地的奴役，他還寫了不少傷感的和英勇的俄羅斯革命的史詩。從心坎裏迸出來的每一句，都變成德謨克拉西革命羣衆最普遍的口號：

「安葬了你們的屍體，重新蘇生起來，

擊碎和脫開你們的桎梏，

用你敵人惡毒的血液，

來洗滌你自由的大地。」

在他的詩高加索裏，茜委威恩歌，從一隊被壓迫的羣衆裏喊出抗爭的呼聲，他教導高加索的山居民族起來驅逐他們的壓迫者，直到最後的一條深溝。一份報紙裏登載的中國「太平天國」的叛亂事件引起他的注意，從一位叛逆領袖的口裏說出的一段

話，這是一段寫實：「滿大員們把自己滋養得豐滿就好像一頭牲口只爲屠者而養肥自己一樣。」他在日記的封面寫的一句話，這是從烏克蘭的詩集裏抄襲來的：「到了那個時候才可以在這兒公開的揭發俄羅斯貴人們的一切呢？」

他預知工業革命的前途，它那時候正在英國劇烈的轟動着，機器也正在爲人所薦引，他在說及大發明者瓦特和孚爾頓時，他預言這機器發明在來日所將要引起的大崩潰：「你那年青的孩子，從逐漸的長大裏，他要毀滅皇座和皇冠，爲了荒涼的沙漠，他也要吞噬官員和地主，正像法國的學生，現在都跟着博士們去吸啜他們的糖食一樣；有了你那偉大的奇才的孩子，在我們這顆行星上，將不會再見他們的踪影。」

在當時，他的「自由」雖然已經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但

對於沙皇的專制，他仍然是危險的，一八四七年，他被流放了，充當普通兵役，因爲他在苛倫堡刊出了「不法」的詩篇，他給從苛倫堡遭到阿斯基有三百基羅米特的路程，再從阿斯基到拉姆，最後便停留在娜委苛彼多羅夫斯基。詩人在鹹濕的水田上行了一七百基羅米特。他受盡每一處軍站裏的慘酷的刻薄，惡人們都企圖把這自由的靈魂從他的軀體上驅迫出來。雖然他被禁止寫字，但他仍然能想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表現到紙上來。當他被釋放的時候便失掉了健康，但他仍然是倔強的繼續他的工作。他的詩新信徒，所描摹的是暮年的回憶，瑪利亞是他最後的創作中的一篇。他在勉勵自己的計劃下工作着，他在本鄉爲兒童們編製烏克蘭語言的教科書，直到他離開了世間的一八六一年三月十日。

（完——）（譯自莫斯科新聞）

少女

高爾基原作
玉燕女士譯

一天，太陽快下山的時候，工作後疲憊的我，把身體橫躺在一家用石頭造成的，現得十分淒涼的古舊的建築物的牆壁旁邊的地上。正在隱沒的夕陽放出了血色的光芒，印貼在那牆壁上，有的是泥塊和深凹的罅裂都浮露了出來；房子裏面，也沒有什麼叫做夜，更沒有什麼是晝，裏面有的是飢餓與污穢的人類，宛如住在洞穴中的耗子一樣齷齪，他們的身體不論什麼時候只用襤褸的布塊遮蔽着，無知的靈魂也跟赤裸裸的身體一樣的異常污穢。

從窗口看進去，房子中間燃燒着單調的生活的轟聲，像失火時，灰色的煙濃厚地緩緩地飛翔，我想到以前聽見過的所謂一種不安的憂愁的騷音，一直到現在才領略到了。假使再變得更短促更新鮮的音調，而沒有預先聽到過的人，這時候聽了，他一定會微微入夢呢！

但不知是遠處或就在我的近處，從那空木桶或毀壞的堆積着垃圾的木箱的旁邊，無意地响起了靜靜的尖銳的聲音——

「安睡吧！好孩子！安睡吧！小孩兒！」

唸唸……咯洛咯洛……唸唸！

唸唸……我的好孩子……」

在這屋子裏，用這樣充滿着愛情的音調，由母親顫播着小孩兒，我到現在才第一次欣賞到，我不動聲息地站立了起來，探視着木桶的陰影，就望見一位少女坐在木箱中間，低垂着她那帶着亞麻色的卷髮的頭，靜靜地搖晃着身體，在回憶那憂愁的心事，低低地唱着——

「早早地睡吧！溫柔的地……」

污穢的細小的手中，拿着用紅木片做成的捲起的匙柄，她帶着非常憂鬱的眼光呆呆地瞪着他。

她的眼睛皂白分明而溫柔綺麗的，帶着不像小孩子一般的寂寞，我見了她這樣的表情，早忘却了她的顏臉的污垢與齷齪的雙手。在她頭上的空間，佈滿了煤煙的黑雲像灰塵一樣，雜亂的叫喊聲，辱罵聲，醉紛紛的笑聲，哭泣聲也隨着漂浮，在她地上周圍的一切，像完全被折曲了似的，被擊壞了似的。夕陽的血紅紅的光線

把破舊的木箱和木桶的碎片都染上了色彩；使得那些舊傢伙都變為希奇的怪物了，彷彿是被沈重而粗暴的窮漢用他的手捏碎了的龐大的有機體的殘物。

我突然地振動身體——少女戰慄地望了望我，她的眼眼貪婪地纖細地睜開來，她自己就像小耗子站在貓兒前面一樣的恐怖和畏縮。

我微笑地凝視着她那敞胸露懷的感傷與平謙的顏面，她閉緊嘴唇，振動着細長的眉毛。于是她才大胆地站立起來，在曾經有蔷薇色的地方打掃着工作時的破衣裳，把自己的玩偶放進袋裏去，就用着响亮而明朗的聲調問我——

「你在看什麼呢？」

她的年齡大約是十一歲左右，瘦小而細長的她，很留意地凝視着我，而眉毛老是不停的動顫。

「怎麼啦？」她稍微停了一會兒又繼續發問：「有什麼事情嗎？」「什麼也沒有啊！不過是一個自己跑出來遊玩罷了，我剛從那邊過來的……」我這樣回答。

當時，她向我走來，臉上倔強的愁眉不展，用着很顯明的聲調說道：

「十五仙就可以了，跟我走吧……」

要叫我馬上理解這問題，簡直是不可能的，這時只有恐怖使我戰

慄地猜想那事實的究竟。

她愈是接近我了，甚至把她的肩膀倚靠在我的腦上，她因為我的視線，才背過自己的臉兒，用了陰鬱而無聊的聲音繼續說道——

「啊！不去嗎……在街上招徠來往客人，我本來也是不願意做的……可是，那可哭不得的啊……我媽的情夫，是個醉鬼，他連我的衣裳也拿去換酒來飲光了……來！跟我走吧！」

我沈默着，輕輕地把她從我的身邊推開，但她却用了像詫異又像困累的視線窺視着我的眼睛，她的嘴唇歪了一下，就把頭抬了起來，睜開了大大的帶着憂愁的眼睛，眺望着天上，用着並不高的聲調淒涼地說道——

「你怎麼這樣擺起架子來呢？我年紀雖然幼小，可是我說的話也不是沒有意思的？沒有關係的吧！以前我也是這樣說的，可是，現在……」

在她的話還沒有講完的時候，她用那毫無其事的調子，吐出了口唾……

我的心坎中殘留下那一幅恐怖與晶明的少女的寞寂的珍珠的視線，使我沈重的苦痛，我輕輕地離開了她。

x
x
x
x
x

名著
連載

克拉琳玻爾特

法國羅曼羅蘭原著

序言

這本書所要寫的不是戰爭，雖然戰爭的陰影籠罩着它的全部。我的題旨是要表達個人的靈感的被湮沒和它的投入羣衆的靈魂裏；而在我的意旨中，這樣的一種事件，在歷史程序的將來，是比較那快要過去的唯國家民族爲最高的觀念還要遙遠廣大而重要。

我故意要把政治問題隱在背景的後邊，我的原意是要把它們保留下來，當作一種特殊的研究。無論在何種可以被指出的緣由中如戰爭的起源，無論這種緣由是助長了他們的戰爭的意識與否，在一般的意見之前，世間斷沒有能原有這種個人的裁判底放棄的事情。

德謨克拉西的發展的世界性，使尚存的變爲化石這一缺憾敗壞了它。強暴的「國家的理性」已經使歐羅巴的人心有如一種信條一樣地，以爲當今除信賴社會羣衆底而外，別無更高尚的意識，於是這「社會羣衆底」的觀念便有如國家的理念一樣地

界說了一切。

我敢說，凡是把自己當爲一個快要變成盲目或已經盲目的國家——在這個時代裏的國家幾乎都是這樣——底奴僕的人，他們不獨並未忠誠于自己的役務，反而把這種役務和自己本人都低陷了。因爲一般的在這少數人中，都夠不上了解國民大衆底複雜錯綜的一切的資格，想由這種橫暴的壓迫和一個難於和解的集中政權的組織去強迫人們的思想行動和他們自己的情感興趣溶合一致，這是極大的謬誤。這個人倘若是想使自己對別人有用，第一着就得先把自己解放出來；因爲愛的自身要是從一個奴隸的身上出處，就變成毫無價值的東西了。

獨立的人品和倔強的性格才是當今的世界所急求的。死一般的基督教徒的柔順，窒息人性的偏僻的國家民族觀念，笨拙的「社會學者」的一元論——從這樣繁多而旨趣各異的道路上，我們重又回復到羣居的生涯了。人們已經慢慢的把自己從溫暖的物質生活裏拖曳出來，但卻又好像是這長期的鬥爭已經使他

感覺到疲倦；他讓自己重又向後滑入那集體的人性裏面去；然而深淵下的窒息的呼吸已經在他的四周迷漫起來了。要是你不相信這種已成就的人的時代，你便一定得激勵你自己的本性，勇敢地從你在那兒努力向前拖曳着自己的社會的人羣中去分析你自己。名副其實的每一個人都應有獨立的品格，幹自己所思想幹的，就是因此而和全世界的人類宣戰也得如此。忠誠于思想，雖然它偶而也會相反地轉而為別的結果，但也仍然是人類的任務；因為人性正祈求這些愛護她的人會去反抗，或者是在需要他們背叛她。你之服役她並不是媚阿諛，貶抑你自己的良心和知識，但是卻要你從妄用的權勢下去保護他們的安全。因為這才是她那些呼聲中的一部份要求，所以要是你背棄你自己的話，就請你也一起的把她出賣了吧！

Sierre 三月，一九一七年

羅曼羅蘭

（按此篇序言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發表於瑞士報）

阿般拿克拉琳玻璃爾特在聖比理他家花園裏的一處葡萄棚

下面，正在為他的夫人和孩子們朗誦一篇剛脫稿的短詩，"Ara

Paix et Justice"。這是一篇對和平，人類和事物的統治者的獻詩。

在裏面，他意欲贊美那在一步一步逼近的全世界，全人類的互相

友愛。這是一個七月的黃昏。一道最後的玫瑰色的光彩平躺在樹

尖上，穿過了燦爛光輝的霞霧，像一塊漫蓋着山邊斜坡的薄膜，又像是遼遠的城鎮前底灰色的原野，蒙特瑪德拉產的玻璃門窗，像發射着火花的金子。晚餐剛好吃過。克拉琳玻璃爾特斜靠着仍然是杯盤狼藉的食桌。當他朗誦的時候，他那充滿了單純的愉快的眼睛在那三位聽衆間，從這一位到那一位的溜着，他真的像是已經領會到和自己一樣幸福的在他們中間的愉快的感應了。

他的妻子玻璃爾特很困苦的去追蹤着他那奔放一樣的思想，在第三句之後，每一句的朗誦都使她感覺到疲乏，而且冗雜的業務，對於她又是荒謬可笑的重要。其實也可以說讀者的聲調已經使這些詩句變成關在籠裏的小鳥的吱吱啾啾的妙曲。要是玻璃爾

娜打算去追逐克拉琳玻璃爾特的嘴唇的話，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就是用她自己的嘴唇去模擬也是不行的，她不懂得這些詩句的意義；她的眼睛機械地盯着衣服上的一個洞，她的手指挑剔着桌

子上的碎屑，她的心情飛回到一張可惱的賬單那兒去，直到她的丈夫的視線像是要抓住她地很很的看着她。她立刻攔住她剛聽

到的一句中底最後的一個字眼，便狂喜地在某一段裏打斷了朗誦——因為他從來沒有正確地引用過任一句詩詞。「那是什麼

意思呵，阿般拿把這最後的一行重讀一篇啊，那是如何美麗的詞句啊。」她的女兒羅西娜，不快地繃起了眉頭，瑪西姆他們那已長

成的兒子，煩惱而不奈煩地說，「媽媽！你是常常打岔了呢！」

克拉琳玻爾特微笑了，他情感地緊握着他的妻子的手。他和她的結合是在他還年青，貧窮而毫無聲望的時候，他倆就雙雙的在這艱苦的歲月裏度過那些可憐的日子。她的智識程度是差於克拉琳玻爾特的聰明，但在這不斷地增進的歲月裏，這種差異也並未見得如何的減少，但克拉琳玻爾特是戀愛而且尊敬他這一位內助的，所以她的努力雖沒有怎樣的成就，使她能和自己這位偉大人物的丈夫並立，但有了這樣的一位丈夫，對於她仍然是值得矜持的。其實他的待遇她也是寬大的。他的天性並不是一個怎樣可批評的——這正是他一生裏最大的幫助，雖然人們對於他已經有了不可勝數的謬誤的判斷；然而這也常常會是對於別人有利的事，比如這個人，在他看來，以為自己已經看到他的好處了，於是人們便都哄笑起來，卻仍然是喜歡他。他從未干涉過他們的金錢的尋求，而他那鄉野的純樸則又使他回復到那厭世這一條路上面去，像在一處都市裏的廣場上的野生的叢林。

瑪西姆喜歡這一切，知道這都是應該如此的。他是一個十九歲的好看的孩子，有一對光亮而笑着的眼睛，因為生長在巴黎的氛圍裏，他很早便急於要祈求這些禮物：敏感地，幽默地觀察，比較內部的意識還要深遠地把自己的注意停留在人們和各樣事物的外表上面，就是在他所摯愛的東西裏面，也沒有一件能夠逃避他，但這是沒有絲毫的懷根性的存在的。克拉琳玻爾特粗俗地向

年青人笑着，這不獨不能減少瑪西姆對他父親的欽佩，反而增加了牠的分量。一個生長在巴黎的孩子，他可以掙一位溫良的紳士底鬍鬚，這完全是表示親密的意思。

依一向的習慣，羅西娜是沉靜的。在她靜靜地傾聽着的時候，要知道她的思想是不容易的。她的兩手合抱攏來，身子略向前彎，臂膊憑在桌子上面，要吸入一點自然的景象，像大地為地面上各樣根源的種子而將自己的懷抱靜默地張開了的一樣。好多種子都給拋下去，但仍然是蟄伏着，沒有誰能夠說出那一顆將會結成果實，這個女孩子的靈魂便是這一類。她的臉色並不像瑪西姆那易變的容貌一樣，可以反映出朗誦者的世界來。但是在她兩頰上微微漲紅的赭色，和低低地下垂的眼臉裏的潮濕的淚光閃爍的眼睛表示出深深地埋藏在內心的熱情和感覺。她看來好像那些福萊倫佃尼的圖畫中的，為阿運安格爾的醉人的辭令所感動的聖處女。克拉琳玻爾特看得出這一切，當他的眼睛溜着這圍繞着他的小小的同團時，他便是把視線特別愉快地停留在這像是已經感覺到他的凝視而低垂的美麗的頭部底上面了。

就在這樣的一個七月的黃昏裏，這四個人便在這一條感情的和幽靜的愉快的帶子上互相纏結着，中心人物是這位父親，整個家庭當作偶像一般來崇拜的人。（第一段完全書未完）

（夢采譯）

鋪道小石的旅行

俄國特特尼可夫原作
逆子譯

在一個村鎮上，有一條鋪石街道。當一隻車輪子碾過的時候，一塊小石子就從鋪石道上滑了下來，這石子自言自語道：「我為什麼這樣和藹地長睡眠在這裏和同伴們擁擠在一起呢？現在我能夠孤獨地過活了。」

一個小孩子走過來，把這石子拾了起來。

這石子又反復地想道：「我將要出發旅行了，去週遊各處，我只有一個希望；保佑我永遠強壯健康。」

那小孩子把這石子擲向一家屋子裏去。這石子又想道：「我想飛；我就飛。那是很簡單的——我正希望着的。」

呼一聲石子觸到攔阻路口的玻璃窗，馬上被擊得粉碎，玻璃窗接着大聲叫道：「哼！流氓！你幹什麼瞎眼！」

但那石子毫不在乎地回答：「你最好是讓開路來，我厭惡人家攔阻我的去路，一切的事物都是為着我的利益而安排的——那是我的目標。」

這石子落在一張柔軟的床上，它又想道：「我已經飛翔了一些時候，現在應該躺下來休息一會兒。」

一個僕人走來，從床上拾起了石子，向窗口一擲，於是它又重落在鋪石道上了。

這石子又朝他的同伴們嚷道：「兄弟們！都好嗎？我已經遊歷了一間大公館，我對於貴族們並不尊敬的，我的心因渴望着一般大眾，所以又復歸來了。」

自由之歌

普式庚原著

飛，高翔！

請從我的眼前隱去你的身形，

你韋尼赫之后，

雪特雷雖爲你而鳴鐘鏗鏘！

來，來，來，憫憐這愚鄙的威權，

靜聽這自由的孤傲底高唱！

來，請從我的額前摘去薔薇，

粉碎這仁慈善感的諧音：

因爲我能謳歌——自由的不朽，

而今，御座前的「罪人」已奏凱旋。

*

*

*

戰慄吧！你人世間的暴君！

運命底迷亂的奴隸們，胆怯且畏縮！

蘇醒，你惡運下的奴隸們！

起來，我說，應暴露你自己的才智！

但迴顧四周時，我永遠面當這

鞭撻的重重和抑制的嗚咽，

法律的危難還在人間的屈辱裏，

於是無助的奴隸們便只有飲泣終生；

我輪番地在每人的掌心裏劃上記號——

愚蠢的迷信者，是運命渴望你

受罪，渴望你成爲天生的奴婢，

以此而不正的權衡霹靂閃爍。

那兒才是衛護

法律和聖潔自由底統治的真正城堡——

但這兒只是皇者加冕的國土，

喃喃的悽語怎消洩人民底可怖的不平。

那是法律使此成全

你統治者在你那帝皇的行宮裏；

你站立得比國家要高超，

但法律掙得比你一切還要高。

唱到憂傷，憂傷在每個人的一生

那兒法律被忽略的潛息，瞠睡，

那兒皇上或子民將瞋眸睥睨

她的公正，超過裁判而掩映。

*

*

*

傾聽理之真諦，你沙皇與帝君！

不是酬報，亦非檢舉，

不是囹圄中的沮喪，亦非祭壇上的插翅

能拯救你，在革命的血浪中安全！

先來！需貶黜而屈膝俯躬！

你的頭顱在法律府庇護下伸進——

在你帝君的御座旁將矗立如警衛

警告

那種書籍也給印刷出來！

哦！你那早該毀滅的了！

想獲得金錢與名譽

那是馴服者才做得出來。

×

×

×

民衆的事實給你那樣速寫，
僧侶的容貌由你那樣繪出，

這國家的自由與和平！

（愛羣試譯自羅西亞詩人與詩）

德國海涅原作
陳達來譯

握權者的家裏由你那樣素描，

那是無法來勸阻你的！

×

×

×

哦！你那早該毀滅的了！

君主有他們的長手腕，

僧侶有他們的長舌頭，

可是民衆也有他們的長耳朵！

給你

美國惠特曼原作
陳達來譯

異鄉人！

你瞥見我，你會見過我，
你欲對我訴說，

草 堆

「呵草堆！」

呵草堆！呵草堆！

你們長伏在牧場上，

我們的眼睛沒法透視

你們的苦楚。

呵草堆！呵草堆！

在你還青春活躍時，

你們如何防衛防禦？

你們團聚重重的軍隊嗎？

憐憫我們，容許我們吧！先生，

當我們還是青春活躍，

可是鋒利的鎌刀無目的地砍下，

但為何不會傾吐？

而我又何況不向你開口？

俄·ALEXY. K. TOLSTOY 原作
白 擘 譯

整個的田間只是驚惶無措，

我們就被拋散在這兒，

被擊碎，堆疊在這兒，

揮散在每個牧場地上，

我們失去了防禦；

狠心的過客扯抓着——

我們的冠飾，

烏雀們棲息在上面啞噪。

當熒熒的天空曖昧時，

烏鴉又成羣地到來；

棲息在我們頭上，

修飾着濁污的藏積。

呵！鷹王，願你歸來！

我們的救主從遠處飛回吧！

呵！你，火眼的回來吧！

我們勇猛的拒敵者，來迎戰吧！

呵！鷹王，願你歸來！

聽着我們的呻吟更加強烈，

就讓那狠心的烏鴉玷辱，

時間也不久了。

呵！迅速地為我們伸冤，

從半空中撲下：

飛攆牠們，刑罰牠們卑賤的傲氣，

直至牠們的雙翼無力墜落，

到牠們又將飛起時，

來一陣霹靂的雷電，

來一陣西北的利風——

把牠們撕得粉碎。

西班牙的二月！法蘭西的五月！

法衆院複選結果

左翼陣線獲勝利

社會黨佔絕對多數席。共黨增四倍出人意外。急進黨地位舉足重輕

薩勞內閣動搖

社會黨準備接收政權

巴黎。衆議院改選第二次投票。業於昨日結束。計六百十八席中。已有六百十四席正式揭曉。其分配確定如下。

(一) 左派人民陣綫 (包括獨立共黨在內)

(甲) 共產黨

(乙) 正統派社會黨

(丙) 共和社會主義聯合黨

(丁) 獨立社會黨

(戊) 急進社會黨

三百七十八席
八百七十二席
一百四十六席
二十四十五席
一百一十五席
一百一十七席
三十一席
八十三席
二十九席
九十九席
八十一席

(三) 右派國民陣綫
(甲) 共和民主聯合黨
(乙) 保守黨

巴黎。此次衆院改選。共產黨大獲勝利。已使薩勞內閣或受威脅。薩勞總理現定星期三召集內閣緊急會議。因內閣成員威魯及地德於競選中皆告失敗。同時古諾與尼格爾亦皆落選。故現內閣閣員之不能供職者已有四人。正統派社會黨亦成爲最大政黨。該黨獲魁萊翁勃倫在後。履行報一統派社會黨。表一文。略謂。本黨獲勝之後。茲已準備關。本黨在任。民陣綫。何。即組織並領導人民陣綫之新內閣。且地位。院中。較之其他各黨佔有最多議席。且地位。黨。即共產黨與急進社會黨之間。恰居中。自當取獲政權云。

編者的話

在這動亂的世界之中我們這小譯叢也誕生了，它從母親的胎裏帶來了大地上每個角落裏人類的真實的動的消息使大家都像他親眼看到事實的真象一樣，譯筆能力薄弱的我們，正需要大家來糾正，同時愛護它；大家來培養；大家來澆水；使它更活潑更美麗地開起花朵，這朵花是大地的，大地上動着的人類的！

這期因為篇幅太少的關係，只好把許多國內外朋友們的稿件都割愛了，這是很對不住讀者及譯者我們希望在第二期能更加充實，有更加通俗的譯筆，並增加篇幅，我們是歡迎外稿的，只要譯筆通俗，內容是大地上各個角落裏的動的消息。

編者

定價

每月十日廿五日出版每冊零售八分	預定	冊數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全年二十四冊	一元八角	二元八角	四元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只以五分一分及不限省用者為限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日誕生

小譯叢

第一卷 第一號

編輯者 陳亞基
 發行者 王亞洪
 出版者 鄭太
 代售處 新鐘書局
日本東京中華留日學生會
 七號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廣告價目

長期刊登 另有優待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底封雙色	八十元	五十元			
	底裏單色	六十元	三十五元			
	普通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呵！魔王，願你歸來！
 我們的救主從遠處飛回吧！
 呵！你，火眼的回來吧！
 我們勇猛的拒敵者來迎戰吧！
 呵！魔王，願你歸來！
 聽着我們的呻吟更加強烈，
 就讓那狠心的烏鴉玷辱，
 時間也不久了。

呵！迅速地為我們伸冤，
 從半空中撲下；
 飛擲牠們，刑罰牠們卑賤的傲氣，
 直至牠們的雙翼無力墜落，
 到牠們又將飛起時，
 來一陣霹靂的雷電，
 來一陣西北的利風——
 把牠們撕得粉碎。

西班牙的二月——法蘭西的五月！

法衆院複選結果

左翼陣線獲勝利

社會黨佔絕對多數席。共黨增四倍出人意外。急進黨地位舉足重輕

巴黎。衆議院改選第二次投票。業於昨日結束。計六百十八席中。已有六百十四席正式揭曉。其分配確定如下。

- (一) 左派人民陣綫 (包括獨立共黨在內) 三百七十八席
- (甲) 共產黨 八十二席
- (乙) 正統派社會黨 一百四十六席
- (丙) 共和社會主義聯合黨 二十四十五席
- (丁) 獨立社會黨 一百一十五席
- (戊) 急進社會黨 一百一十五席
- (二) 中央派 一百一十五席
- (甲) 獨立急進黨 三十七席
- (乙) 左派共和黨 三十一席
- (丙) 人民民主黨 三十一席
- (三) 右派國民陣綫 九十三席
- (甲) 共和民主聯合黨 九十八席
- (乙) 保守黨 八十一席

薩勞內閣動搖

巴黎。此次衆院改選。共黨大獲勝利。已使薩勞內閣感受威脅。薩勞總理現定星期三召集內閣緊急會議。因內閣閣員司徒恩及地德於選中皆告失敗。同時古諾與尼格爾亦皆落選。故現內閣閣員之不能供職者已有四人之多也。巴黎。衆議院改選。業於昨日結束。計六百十八席中。已有六百十四席正式揭曉。其分配確定如下。

社會黨準備接收政權

權。即共黨與急進社會黨之間。恰居中地位。民陣綫在新議

編者的話

在這動亂的世界之中我們這小譯叢也誕生了，它從母親的胎裏帶來了大地上每個角落裏人類的真實的動的消
息使大家都像他親眼看到事實的真象一樣，譯筆能力薄弱的我們，正需要大家來糾正，同時愛護它；大家來培養；大家來澆水；使它更活潑更美麗地開起花朵，這朵花是大地的，大地上動着的人類的！

這期因為篇幅太少的關係，只好把許多國內外朋友們的稿件都割愛了，這是很對不住讀者及譯者我們希望在第二期能更加充實，有更加通俗的譯筆，並增加篇幅，我們是歡迎外稿的，只要譯筆通俗；內容是大地上各個角落裏的動的消息。
真實的消息。

編者

定價

每月十日廿五日出版每冊零售八分	預定	定
冊數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全年二十四冊	一元八角	二元八角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只以五分一分及不限省用者為限	四元	國外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日誕生

小譯叢

第一卷 第一號

編輯者 陳亞洪
發行者 王亞洪
出版者 鄭太

代售處 日本東京中華留日學生會
新鐘書局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廣告價目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底封雙色	八十元	五十元			
底裏單色	六十元	三十五元			
普通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長期刊登	另有優待				

新鐘書局 創作叢刊

近幾年來文藝單行本出得很少，這當然是由於社會經濟的衰落不景氣影響到整個讀書界。但過去出版界盡量印行粗製濫造的作品也實在給了讀者一個壞印象。我們發行了這個叢刊一方面想打破文壇的低氣壓；一方面也想供給讀者一些豐富的糧食。內容兼收並蓄文藝理論長，短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隨筆，速寫，歷史小品，無不俱備。這里所發售的還是第一輯，倘若可能的話我們還預備第二輯，第三輯的續出下去。

地址：上海福州路四九七號
電話：四九六四

預約簡則

1. 四月廿五號開始出書，五月底以前完全出齊。
2. 本書分精平裝兩種平裝全部實價九元，精裝軟皮面每冊加二角。全部實價十二元二角。
3. 預約：平裝每部只收五元，精裝每部只收八元。
(外埠掛號費平裝每部加二角三分，精裝每部加四角六分)
4. 購定三部以上，精平裝每部各減少一元。

◀本叢刊已出版六冊▶

雜文 **如此** 王獨清著 平裝 \$.40 精裝 \$.60
獨清先生是向來寫詩的，但是他的雜文却比他的詩更有力。這裏是他第一個雜文集，其中有很多都是值得注意的文壇上的文件。

長篇 **洋涇浜奇俠** 張天翼著 平裝 \$.70 精裝 \$.90
這是一部給大孩們看的小說。寫一個大孩子被武俠着了迷，把他的來往的普通朋友都當作了俠客看待，最後他竟被一二八的流彈所中傷，以至入醫院。全書非常輕鬆有味，實為一部解釋武俠是怎麼一回事的最好的書。

文藝短論 **平凡集** 穆木天著 平裝 \$.50 精裝 \$.70
這是一部文藝短論集。作者是有很豐富的創作經驗，對文藝理論有特創的見解，所以本書實在是一部作者最精彩的創作經驗談。

散文 **再生集** 李輝英著 平裝 \$.70 精裝 \$.90
作者生長東北，所以他的散文不比一般散文的無病呻吟，它是東北土地生長的花草的氣味。

速寫隨筆 **自殺者** 莊啓東著 平裝 \$.35 精裝 \$.55
這是作者幾年來從痛苦的生活中壓榨出來的幾篇速寫隨筆歷史小品，上海閒話等小文章，有許多都在「自由談」「讀書生活」「新小說」等雜誌上發表。這是作者的散文集。

長篇 **慘別** 雷石榆著 平裝 \$.45 精裝 \$.65
作者在日本的前奏社出過一冊日文的詩集「沙漠的歌」，曾博得日文壇的好評。「慘別」是寫他在留日時與日本少女的戀愛，以及受日人干涉被驅逐後的「慘別」。

田園集	煙圈筆下	木匠	三〇集
周楞伽著	胡依凡著	何家槐著	主任叔著
.70	.35	.65	1.60
犧牲	去留	三朋友	海天集
侯楓著	碧遙著	歐陽凡海著	唐弢著
.45	.65	.40	.50

以上十冊五月底出